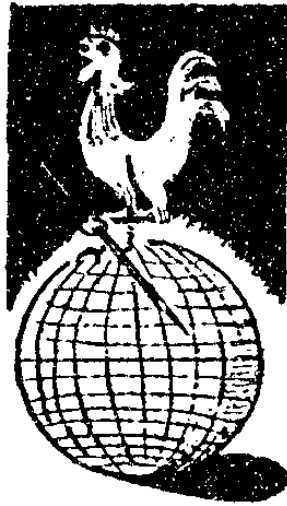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



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上海四川路一五號

574.4
484-2



我在們的時代裏

美 海敏威作 · 馬彥祥譯

9



3 0605 8210 7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耿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目 錄

目 錄	頁 數
第一章	一
印地安營	三
第二章	十一
醫生和醫生的夫人	十三
第三章	廿一
某些事情的結局	廿三
第四章	三十一
三天的風	三十三
第五章	五十三
戰鬥者	五十五
第六章	七十一
一篇很短的故事	七十三
第七章	七十五
兵士的家	七十七
第八章	八十九

革命家	九十一
第九章	九十三
依利歐先生和太太	九十五
第十章	一〇一
雨中的貓	一〇三
第十一章	一〇九
出了季節	一一一
第十二章	一二一
越過雪原	一二二
第十三章	一三一
我的老頭兒	一三三
第十四章	一四九
大兩心河 (一)	一五一
第十五章	一六一
大兩心河 (二)	一六三
使節	一七七



威敏海·脫司奈歐

第一章

每個人都喝醉了。全中隊的人都喝醉了，在黑暗中沿路走着。我們是要到香賓去。中尉把馬騎到田野裏去了，他對馬說：「我醉了，我告訴你，我的朋友。啊，我渾身都濕透了。」我們整夜的在黑暗中沿着路走。副官在我的廚房旁邊騎上了馬說：「你必須把火滅了。那是危險的。那會被人發現的。」我們距離前線還有五十公里，但副官已經操心着我廚房裏的火了。沿着那條路走是很有意思的。那正是我做膳務長的時候。



印地安營

湖邊又有一條划子拉了過來。兩個印地安人站在那裏等着。

尼克和他的父親走進了船尾，印地安人推開了船，其中的一個去划槳。喬治叔坐在營船的船尾裏。那年輕的印地安人把那營船推開，去划喬治叔的。

兩條船在黑暗中駛了出去。尼克聽到另一條船上的槳環的聲音，遠遠地從前面的霧裏傳來。印地安人很快地一槳一槳划着。尼克騎着，他的父親的手臂環抱着他。水上很冷。划船的印地安人很吃力地划着，但是另一條船在霧裏始終遠遠地划在前面。

「我們上那兒去，爹爹？」尼克問。

「上印地安營去。有一位印地安太太病得很重。」

「噫！」尼克說。

過了海灣他們看見另一條船已靠了岸。喬治叔在黑暗中吸着一枝雪茄。年輕的印地安人把船拉上了沙灘，喬治叔也把雪茄給了兩個印地安人。

他們從沙灘走上去，經過一片露水浸濕了的草地，跟着那提着燈籠的年輕印地安人走。

隨着他們就走到了樹林裏，又沿着通到繞回山中去の木樁路的小道走去。木樁路上因爲兩邊的樹木都已砍去，所以暢朗得多。年輕的印地安姑住吹滅了燈籠，他們又一齊沿着路向前走。

他們轉過一個灣，就有一條狗吠着出來。前面有印地安警犬所住的小屋裏放出來的光。好多條狗都向他衝過來。那兩個印地安人把牠們趕回小屋裏去。在最靠近路旁的小屋的窗上露出一綫燈光。一個老婦人正拿着一盞燈站在門口。

裏面，在一張木榻上躺着一個年輕的印地安婦人。她要分娩已經有兩天了。全營中的老婦人們都來幫助過她。男人們都怕聽她呻吟而走到路上去，在黑暗中吸着烟。當尼克和兩個印地安人隨着她的父親和喬治叔走進小屋的時候，她還在喊叫。她睡在下舖上，蓋着一條大棉被。她的頭轉在一邊。上舖是她的丈夫。他在三天前用斧子把脚砍傷得很重。他正在抽着烟斗。屋子裏氣味很壞。

尼克的父親要了一點水來放在爐子上，當水燒熱了的時候，他對尼克說話了。

「這位太太快要生孩子了，尼克。」他說。

「我知道。」尼克說。

「你不知道的，」他的父親說。「聽我說。她所要受到的叫作陣痛。孩子要生下來，她

也要把孩子生下來。她的全身肌肉都盡力要把孩子生下來。這就是她爲什麼要痛得叫喊。」

「我明白了，」尼克說。

正在這時那婦人又叫喊起來。

「啊，爹爹，你不能給她一點藥止痛麼？」尼克問。

「不，我沒帶麻醉藥，」他父親說，「但是她喊叫並不要緊，我聽不見因爲不要緊。」上舖睡着的丈夫翻個身面向着牆。

廚房裏的婦人提醒大夫說水熱了。尼克的父親去到廚房裏把大壺裏的水倒了一半在盆裏，又打開手帕倒了一些藥品在壺中所剩的水裏。

「那些必須煮開，」他說，並開始用營中拿來的一塊肥皂在熱水盆中洗手，尼克注視他父親的兩手用肥皂互搓着，當他父親很用心而仔細的洗手時，他在說話。

「你看，尼克，小孩子都說是頭先生出來但有時却不然。在不是頭先生出來的時候大家都感到費事。也許我要給這位太太動手術，一會兒我們就知道了。」

當他把手洗好後他便進來開始動手。

「把那張床向後拉拉好不？喬治。」他說。「我最好不摸着它。」

過一會當他開始動手術時喬治叔和三個印地安人按住婦人不動，她咬喬治叔的臂，喬治

叔說道，「該死的娘兒們，母狗！」給喬治叔划船的那年輕的印地安人聽了笑他。尼克替他的父親拿盆，一共費了很久的時間。

他的父親檢起小孩並拍打使他呼吸，然後遞給老婦人。

「看，是個男孩子，尼克，」他說，「你願意做助手罷。」

尼克說，「是的，」他正在向一旁看，避免看見他父親正在做什麼。

「那兒，那就對了。」他父親說着把一些東西放在盆裏。

尼克不看它。

「現在，」他父親說，「要縫上幾針，你能不能看，尼克，隨你。我正要縫上我所做的切口。」

尼克不敢看，他的好奇心早就沒了。

他的父親作完手術站起來。喬治叔和三個印地安人也站起來。尼克把盆放到廚房裏。

喬治叔看着他的臂，年輕的印地安人回想起來微笑。

「我要在那上面放些過氧化氫，喬治。」大夫說。

他俯視那印地安婦人，她現在安靜了，眼已合上，面色慘白，她不知道她的小孩或任何事。

「我一早就該回去，」大夫說着站起來，「看護在中午就要從聖依格耐斯來，她將帶來我們所需要的各種東西。」

他和賽完一場球在更衣室中的足球運動員一樣的感覺高興和愛說話。

「那是值得登上醫學雜誌的一個手術，喬治，」他說，「用一柄小刀做子宮切開術 (Caesarean) 再用九英尺漸細的腸線縫合起來。」

喬治叔面牆而立，看着他的臂。

「啊，你真是一個偉人，是的，」他說。

「應當看一看那驕傲的父親。他們在這些小事上常是受罪最少的，」醫生說，「我敢說他完全處之泰然。」

他把毯子從那印地安人頭上拉下來，他的手却沾濕了。他登上下舖的邊緣，一手拿着燈向裏看去，印地安人面向牆臥着。他的喉自兩耳之間都割破了。血流到攤臥的身下已經成了池子。他的頭歪靠在左臂上。一柄打開的剃刀放在毯子上。

「把尼克帶出屋外去罷，喬治，」大夫說。

其實那是不必要的，尼克站在廚房門口正好看見那上舖，當他父親一手拿燈，一手扶回印地安人的頭的時候。

當他們順着木板路走向湖邊的時候，天剛發亮。

「我真後悔不該帶你來，尼克，」他父親說，他所有的未施手術前的高興都沒有了。

「把你帶來真是件可怕的困難事。」

「太太們生孩子都這麼困難麼？」尼克問。

「不，那是很少有的。」

「他爲甚麼殺了他自己，爹爹？」

「我不知道，尼克，我猜他是經不起事。」

「好多人都殺死自己嗎？爹爹。」

「不很多，尼克。」

「女人呢？」

「輕易不。」

「從來沒有過麼？」

「噯，是的，有時候也有。」

「是嗎？爹爹。」

「是的。」

「喬治叔那裏去了？」

「他，就會轉來的。」

「死是難的嗎？爹爹。」

「不，我想很容易，尼克，誰都得死。」

他們坐進船中，尼克坐在船尾，他父親搖槳。太陽正升上山來，一條硬鱈魚跳上來，激起一團水波。尼克把手放進水裏，在早晨的清冷中竟感到溫暖。

在湖上的早晨，坐在船尾由他父親搖槳，他感到十分相信他不會死。

第二章

亞得利亞諾堡外的泥土平原那邊有許多尖尖的塔矗立在雨中。車沿着加拉加支道路顛簸着走了三十哩，水牛和牛把車子從泥中拉出來。沒有盡頭也沒起點。只是車子載滿了他們所有的各種東西。老頭兒和老太太被雨水浸透了，趕着牛走，馬利薩河的黃流幾乎漲到橋上。車在橋上擠得緊緊的，駱駝在當中輓來輓去，希臘騎兵也結隊循列前進。婦人和小孩子坐在車裏和草墊子、鏡子、縫紉機、包裹擠做一堆。有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嬰孩又帶着一個披着毯子，哭着的小女孩，看去像是害驚恐病的樣子。在逃難的一路上雨始終下個不停。

醫生和醫生的夫人

笛克鮑爾頓從印地安營出來去爲尼克的父親砍木頭。他帶着他的兒依地和另一個名叫必雷太布邵的印地安人。他們從樹林外的後門進來，依地背着橫鋸的長鋸。那鋸在他的肩頭顫動，在他走着的時候發出一種音樂般的聲音。必雷太布邵拿着兩個大彎鈎，笛克臂下挾着三把斧頭。

他轉身關上門，那兩個人在他前面走，來到沙中埋有木頭的湖濱。

這些木頭是由魔術號汽船拖下湖到製造廢去的大木水柵上遺留下來的。這些木頭沖上沙灘來，若不處理遲早會有魔術號上的水手划船來到岸邊，認出木頭，把帶圈的大鉄釘釘在每一根木頭的一端，然後把它們拖下湖去做成一個新的水柵。但是採木者從不會來因爲一些木頭還不值船夫錢呢。如果沒人來它們將浸泡而腐朽在沙灘上了。

尼克的父親惟恐這樣，所以才僱了印地安人由營裏出來，用大鋸把木頭鋸了，用楔劈開，做成一束束的木柴和短厚木塊放在敞口壁爐裏燒。笛克鮑爾頓繞過茅屋下到湖邊，那裏有四根大的山毛櫸木，幾乎都埋在沙裏。依地把鋸的一柄掛在一個樹叉上，笛克把三把斧子

放在小的停船處，笛克是一個混血兒，湖邊許多農人都相信他實在是一個白種人。他很懶但一開始工作却是個偉大的工人，他從袋裏拿出一塊烟，咬了一口，並且用奧吉布威（Ojibway）語和依地和必雷太布邵說話。

他們把彎鈎子的一頭打進一根木頭裏，用力搖鬆，木頭活動了，笛克鮑爾頓轉向着尼克的父親說：

「好了，大夫，你偷了一塊好木頭。」

「不要那樣說話，笛克，」大夫說，「那是漂上來的木頭。」

依地和必雷太布邵已經從濕沙中搖動了那木頭，而把它滾到水中。

「放得正好，」笛克鮑爾頓喊道。

「你們那是做甚麼？」大夫問。

「洗一洗，洗去了沙土好鋸，我要看看它是誰的。」笛克說。

木頭正放在湖中去洗，依地和必雷太布邵拉着他們的鈎子，在太陽裏曬得出汗。笛克跪在沙裏面，察看木頭上在林中爬樹人所留下的錘子印。

「那是懷特和麥克納利的，」他說着站起來刷淨褲腿膝蓋上的泥。

大夫很不舒服。

「你最好先不要看它，笛克，」他說，乾脆的。

「不要鬧氣，大夫。」笛克說，「不要鬧氣。我不管你偷的誰的，那不關我的事。」

「如果你怕木頭是偷的，扔下它好了，拿着傢俱回營中去罷。」大夫說着臉紅了。

「不要半途而廢，大夫，」笛克說。他把烟汁吐在木頭上。那烟汁滑入水中，在水中沖淡了。

「你知道他們也和我一樣的偷，並沒有什麼不同。」

「好的，如果你認爲這些木頭是偷的，拿起你的東西走罷。」

「那麼，大夫——」

「拿了你的東西走罷。」

「聽我說，大夫。」

「如果你再叫我大夫，我要把你上面的犬牙敲落到鞅嚨裏。」

「啊，不，你不要，大夫。」

笛克鮑爾頓看着大夫。笛克是一個魁偉的人，他知道他自己是多麼魁偉的一個人。他喜歡打架。他很高興。依地和必雷太布邵倚着他們的鈎子望着大夫。大夫咬着下嘴唇的鬚鬚看着笛克鮑爾頓。於是他轉身上山向茅屋走去。他們能夠從他背影看出他是多麼憤怒。他們一

齊看着他走上山，走進茅屋裏。

笛克用奧吉布威語說了些什麼。依地笑了，而必雷太布邵着去很嚴肅。他不懂英語，但他在看吵架時總是流着汗。他很胖只有幾根鬚鬚，像一個中國人。他檢起那兩個鉤子。笛克檢起斧頭，依地也從樹上把鋸拿下來。他們起身走過茅屋。走出後門，來到樹林裏。笛克讓門開着，必雷太布邵回去闔緊它。他們從樹林裏走了。

在那茅屋中大夫坐在他室內的床上，看見玻璃衣櫥旁邊的一堆醫學雜誌，還原封未動，使他很煩惱。

「你還不去工作嗎？親愛的，」醫生夫人從放下百葉窗臥着的室中走過來問。

「不！」

「爲了什麼事？」

「我和笛克鮑爾頓吵了一架。」

「噉，」他的夫人說，「我希望你不要鬧脾氣，亨利。」

「不，」醫生說。

「記住，能節制精神的人比能佔領一個城市的人還偉大，」他的夫人說。她是一個基督教徒的科學家。她的聖經，她所抄的科學與健康和她的季刊都放在黑暗的屋中她床邊的一張桌

子上。

她的丈夫沒有回答。他正坐在他的床上擦拭一柄槍。他把彈膛中上滿了沉重的黃色子彈，又退出來，子彈散在床上。

「亨利，」她的夫人喊，又停了一會，「亨利！」

「是的，」大夫說。

「你沒有用甚麼話把鮑爾頓惹惱了麼？沒有麼？」

「沒有，」大夫說。

「爲什麼事吵鬧呢？親愛的。」

「沒有什麼！」

「告訴我，亨利，請你一些不要瞞着我，爲了什麼？」

「好，笛克欠我許多錢，我給他女人治好了肺炎，我猜想他是要吵一架才肯好好的幹。」

他的夫人不說話了。大夫用一塊破布仔細的擦鎗，他又把子彈上好，頂上膛，他把鎗放在膝上坐着。他很喜歡鎗。一會兒他聽見他太太在黑暗的屋中的聲音。

「親愛的，我想不到，我真想不到任何人真會做那樣的事。」

「不嗎？」大夫說。

「不，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會故意做那種事。」

大夫站起來把鎗放在梳妝台後的角落裏。

「你出去嗎？親愛的。」他的夫人說。

「我要出去散步。」大夫說。

「如果你看見尼克，親愛的，請告訴他他的母親要看看他。好嗎？」他的夫人說。

大夫走到走廊上，把門一摔，當摔門時他聽見他的夫人歎了一口氣。

「對不起，」他在她的拉下來的百葉窗外說。

「那就對了，親愛的，」她說。

他在炎熱中出了門順着道路走進 hemlock (註) 的林中，林中雖在這麼熱天也還涼爽。

他發現尼克背靠着棵樹讀書呢。

「你母親要你去見她，」大夫說。

「我要和您一同去。」尼克說。

他父親低頭看他。

「好的，那麼走罷，」他父親說，「給我這本書我放在袋裏。」

「我知道那裏有黑松鼠，爹爹，」尼克說。
「好的，讓我們就到那兒去，」他父親說。

註 henlock 是一種松樹，又有謂係一種荷蘭芹科之毒草蘇格拉底即飲之而死。

第三章

我們是在蒙斯的一個花園裏。年輕的巴克萊帶着他的巡邏隊從河對面過來。我看見第一個德國人爬過牆頭。我們等他第一條腿邁過來就開鎗射擊他。他身上裝備太多，是非常喫驚地墜落在園裏。後來又有三個過來更跳在牆下，我們射死他們。他們全都是這樣過來的。

某些事情的結局

在往日赫爾通斯灣是一個盛產木材的城。住在城裏的人沒有聽不見湖邊製造廠裏的大鋸的聲音的。後來有一年木頭不夠用了。載木柴的小帆船來到灣裏裝載製造廠院中堆積的砍好的柴。所有的一堆堆的柴都運光了，製造廠把大樓裏所有可以移動的機器都拿出去，由廠裏的工人裝載到一隻小帆船上，小帆船駛出灣口來到大湖裏，船上載着兩柄大鋸，拋擲木頭在輪轉鋸下面的小車，和所有的滾子，輪子，帶子，和堆在滿滿一船の木柴上面的鐵。上面罩上帆布，綁得緊緊的，小帆船張滿了帆駛進大湖裏，把那些使製造廠成其為製造廠的乃至使赫爾通斯灣成其為一個城市的東西都帶走了。

一層靠壁床的房屋，食堂，公司倉庫，工廠辦公室和大製造廠本部都寂寥的矗立在蓋滿了灣岸沼澤草地的若干畝的鋸末中。

又過了幾年以後那工廠除了殘破的石灰石基礎還露在它的發了潮的副產品外面，便甚麼也不賸下了，這時尼克正和麥周瑞沿岸划船。他們正沿着峽岸垂釣，那裏的水底從多沙的淺灘驟然下降到十二呎深的暗水中。他們前去到隔夜垂下釣絲的岬那裏去釣五彩鱒魚。

「那裏就是我們的舊址，尼克。」麥周瑞說。

尼克划着船，望着綠樹中的白石頭。

「那裏就是。」他說。

「你還能夠記得它是一個工廠的時候麼？」麥周瑞說。

尼克沒有說話。他們沿岸繼續向前划去，直至看不見那工廠。後來尼克已橫渡過灣面。

「它們並不引人注意。」他說。

「不，」麥周瑞說。她在釣魚時始終注意在釣桿上，甚至當她說話的時候。她愛釣魚，

她愛同尼克一塊兒釣魚。

緊挨着船邊一條大鱒魚躍出了水面。尼克用力把一個槳推動使船轉過來而投在最後面的釣餌才能經過魚喫食的地方，當鱒魚露出脊背的當兒，好多柳條魚也狂跳着，牠們激動水面好像有一棒子彈投到水裏一樣。又有一條鱒魚露出水面，在船邊喫食。

「它們正在喫食，」麥周瑞說。

「不過它們不會擱淺的，」尼克說。

他划着船兜圈子好去釣那喫食的魚，然後向岬划去。麥周瑞在未靠岸前並不把魚曳進船來。

他們把船拉上沙灘，尼克舉出一桶活的鱧魚。鱧魚在桶裏的水中游泳，尼克伸手提出三條，把頭砍掉。剝了皮而麥周瑞也用雙手在桶中捕捉，終於捉住一條，砍掉頭剝了皮。尼克看着她的魚。

「妳不要把腹鰭去掉，」他說，「它已是很好的釣餌，不過最好留着腹鰭。」他把每一條剝了皮的鱧魚從尾部鉤起來。每一條釣桿上繫着兩個鈎子。於是麥周瑞從峽岸把船划出，把釣絲啣在口中，對尼克看着，他正站在岸上拿着釣桿把釣絲從輪軸上放出去。

「快行了，」他叫道。

「我就把它放下去麼？」麥周瑞用手握着釣絲回答喊着。

「對了，放下去罷。」麥周瑞便把釣絲投下船去，眼看着釣餌沒入水中。

她划船回來又照同樣方法把第二根釣絲放出去。每一次尼克都用一塊很重的木板壓住釣桿的柄使它穩定，又用一塊小木板把它支起來成一個角度。他把鬆弛的釣絲收緊使它筆直的達到釣餌停放的河沙上，然後把轉軸卡住。這樣，當一條鱧魚在河底吞下釣餌的時候，便會猛然把釣絲從輪軸扯出而使卡住了的輪軸發出聲響。

麥周瑞划船稍稍離開那個岬以免把釣絲碰亂。她盡力搖槳，船便靠了沙灘，激起小小的

波浪。麥周瑞邁出船來，尼克把船拉上沙灘。

「幹甚麼？尼克。」麥周瑞問。

「我不知道，」尼克說着去找木頭升火。

他們用漂來的木頭升起一個火，麥周瑞到船裏拿出一床毯子。傍晚的微風把烟吹向垂釣的地點，於是麥周瑞在火和湖的中間鋪開了毯子。

麥周瑞背向火坐在毯子上並且等待尼克。他走過來傍她身邊坐在毯子上。他們的背後緊挨着便是那地方的副產品木材，前面便是赫爾通斯河口的海灣。天還不十分黑，火光和水光相接。他們兩人都能看見那兩根鋼製的釣桿斜支在黝暗的水面上，火光映照在輪軸上。

麥周瑞打開了晚餐的籃子。

「我不想吃，」尼克說。

「來吃罷，尼克。」

「好罷。」

他們無言的吃着，眼望着釣桿和水中的火光。

「今晚有月亮，」尼克說。他望見隔岸的山影對着天空變得尖些了，他知道在山那邊月亮正升起來。

「我曉得，」麥周瑞高興地說。

「你甚麼都曉得，」尼克說。

「啊，尼克，請住口！請，請不要那樣！」

「我忍不住，」尼克說，「你是那樣。你甚麼都知道。那就難了。你知道你是那樣。」
麥周瑞沒說什麼。

「我教給你各種事情。你知道你是那樣。甚麼你不知道，無論從那一方面說？」

「噉，住嘴吧，」麥周瑞說，「月亮出來了。」

他們坐在毯子上誰也不挨誰，看月亮升起。

「你不要說傻話，」麥周瑞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知道。」

「自然你知道。」

「不，我不知道。」

「說下去。」

尼克看着從山上升起來的月亮。

「那並沒有什麼意思。」

他怕看麥周瑞。後來他看她。她背向他坐着。他看她的背說，「那並沒有什麼意思，一些也沒有。」

她沒說甚麼。他繼續說，「我覺得我心中甚麼死了似的，麥格，我不知說甚麼好。」他看着她的背。

「愛情也沒意思麼？」

「沒有，」尼克說。麥周瑞站了起來。尼克手捧著頭坐在那裏。

「我去取船，」麥周瑞對他喊，「你可以繞着這個岬走回去。」

「好罷，」尼克說，「我替你推開罷。」

「你不必，」她說。她在月光下泛舟回去，尼克走回來傍着火把臉沒在毯子中躺下，他還能聽到麥周瑞在水中划船的聲音。

他在那裏躺了很久。當他聽得很清楚是比爾來了，從林中繞行過來的時候，他還在那裏躺着。他覺出比爾已來到火邊。比爾也沒挨動他。

「她真走了麼？」比爾說。

「啊，是的。」尼克險蒙在毯子裏躺着說。

「吵了一架麼？」

「不，從未吵架。」

「你覺得怎樣？」

「啊，走開去罷，比爾。走開去一會兒。」

比爾從飯籃裏檢出一塊夾肉麵包，走過去看一看釣桿。

第四章

那是一個可怕的熱天。我們橫着橋構築了一個完完全全的障礙物。那簡直是無價之寶。一座大而舊的熟鐵柵橫在一所房子前面。太重了舉不起來，你們可穿過它射擊而他們却必須爬過來。那柵極高，他們使勁越過，而我們從四十碼外射擊他們。他們向它衝撞，軍官們獨自出來破壞它。那真是一個再完善沒有的障礙物，他們的軍官很優秀，我們後來聽說兩翼已退，我們已很危險地孤立在外，才不得不撤退。

三天的風

當尼克轉入通過菓園的路上時雨已住了。菓子都已摘下來，秋風吹過禿的樹枝。尼克站住從路旁拾起一個華格納蘋果，那蘋果經雨洗過在棕色草中閃閃發光。他把蘋果放在他的馬金諾外衣的袋裏。

那條路從果園引出到山頂上。那裏有茅屋，走廊是敞的，煙山煙囪中冒出來。背後是汽車間，雞埤，和如同一道籬笆一樣排在後面樹林前的副產品木材。他眼望着大樹在風中劇烈搖曳。那還是第一次秋天的暴風雨。

當尼克走過果園外的空地時，茅屋的門開了，比爾走出來，他站在廊上向外看。

「好呀，溫美治，」他說。

「嘿，比爾。」尼克說着走上台階。

他們一同站着眺望鄉野，下視果園，看過路那邊，越過低地和岬上的樹林望到湖面，風直吹到湖上，他們能夠看到沿着十哩岬的水面。

「風正在刮。」尼克說。

「要像這樣刮三天呢？」比爾說。

「你爹爹在麼？」尼克問。

「不，他帶着鎗出去了。進來罷。」

尼克進了茅屋，壁爐裏正燒着很旺的火。風把火吹得吼起來。比爾闖上門。

「要喝水麼？」他說。

他到廚房裏拿了兩隻玻璃杯和一瓶水來。尼克從壁爐上的架上拿到威士忌酒的瓶子。

「好嗎？」他說。

「好，」比爾說。

他們坐在火前喝那愛爾蘭的威士忌和水。

「有一種發酵和煙火味兒，」尼克說着從玻璃杯中看火。

「那是泥炭。」比爾說。

「你不能把泥炭放在水中呀！」尼克說。

「那並沒有甚麼不同，」比爾說。

「你看見過泥炭麼？」尼克問。

「沒有，」比爾說。

「我也沒有，」尼克說。

他的鞋伸在爐子上，開始在火前面冒煙了。

「最好把鞋脫了罷。」比爾說。

「我沒穿襪子。」

「把鞋脫了烤乾，我給你拿襪子去。」比爾說着登梯上樓，尼克聽見他在頭頂上走過。樓上屋頂下是一大敞間，是比爾和他父親住的，尼克有時也在那裏睡。後面是一間更衣室。他們會把行軍床從雨中挪回用橡皮毯子蓋上。

比爾拿着一雙厚羊毛襪子下樓來。

「不穿襪子走路，現在已太晚了。」他說。

「我討厭又穿襪子，」尼克說着穿上襪子，仰靠着椅子坐下，把腳放在爐前的屏上。

「有什麼東西讀麼？」他問。

「只有報紙。」

「卡茲怎麼樣？」

「輸給巨人兩分。」

「那就值得他們加油了。」

「它真是天賦，」比爾說，「麥格老能夠把同盟中的好球手都買來還趕不上它。」

「他不能把他們都買了罷。」尼克說。

「他把所要的都買了，」比爾說，「否則恐怕他們不滿意，所以他們都願和他交易。」

「就如韓尼齊姆罷，」尼克同意說。

「那個硬手能給他很大好處。」

比爾站起來。

「他能够中，」尼克說時火已烤熱他的腿。

「他也是一個優秀的野手，」比爾說，「不過也輸過球。」

「也許那就是麥格老所要他做的，」尼克提議。

「也許，」比爾贊同。

「常有我們所不知道的，」尼克說。

「自然，不過我們離開這麼遠來看也很有味兒。」

「正像我們雖沒有看見馬會挑選得更好。」

「那就是。」

比爾拿下來那瓶威士忌，他的大手把瓶握滿。他把威士忌倒在尼克伸出的杯子裏。

「多少水？」

「一般多。」

他挨着尼克的椅子坐在地板上。

「秋天暴風雨來了很好，不是？」尼克說。

「就是悶些。」

「這是一年最好的時候，」尼克說。

「在城裏難道不覺的慌麼？」比爾說。

「我喜歡看世界劇團。」尼克說。

「好的，他們現在總是在紐約或是費爾得爾菲亞，」比爾說，「那對我並沒有什麼好處。」

「我奇怪卡茲是否曾得過錦標？」

「畢生沒有過，」比爾說。

「嘻，他們都要瘋了，」尼克說。

「你還記得他們在那一次車壞以前就要得到麼？」

「孩子！」尼克說，「想起來了。」

比爾到窗下桌上拿起那本書面朝下的書，是他在出門時放在那裏的。他一手拿杯，一手拿書，背倚着尼克的椅子。

「你在讀什麼？」

「理查·菲弗利爾。」

「我念不進去。」

「很好，」比爾說，「這本書不壞，溫美治。」

「你還有什麼沒讀過的書？」尼克問。

「你讀過森林的愛人麼？」

「喲，那就是講他們每天把一柄出鞘的寶劍放在兩人中間睡覺的故事。」

「那是一本好書，溫美治。」

「那是一本乏味的書，我總是不懂那把劍有甚麼好處。它必須永遠是刃朝上因為如果放平了，你便可以從上面滾過去不受什麼阻礙。」

「那是一個象徵，」比爾說。

「實在的，」尼克說，「但不是實際。」

「你讀過堅忍不屈麼？」

「很好，」尼克說，「那是一本真實的書。是講他的老人永遠跟在他身後的故事。你還有華爾波爾的書麼？」

「黑森林。」比爾說，「是關於俄國的。」

「他知道些關於俄國的甚麼？」尼克問。

「我不曉得。你從來講不出那些奇形怪狀的人。也許他在做小孩時就在那裏。他從那裏得到很多趣味。」

「我願意會見他，」尼克說。

「我願意會見柴斯德頓，」比爾說。

「我希望他現在在這裏，」尼克說，「我們明天好同他去到倭愛克斯釣魚。」

「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歡釣魚，」比爾說。

「實在的，」尼克說，「他一定是那裏的怪人中大約最好的。你還記得「飛行的旅店」麼？」

「如果一個天上來的安琪兒！

給你一些別的東西喝，

謝謝他的好意，

去把它們倒在溝裏罷。」

「對了，」尼克說，「我猜他是一個比華爾波爾好些的怪人。」

「噫，他是個好些的怪人，對了，」比爾說。

「但是華爾波爾是個比較好的作家。」

「我不知道，」尼克說，「柴斯德頓是個古典派。」

「華爾波爾也是個古典派。」比爾堅持說。

「我希望他們全在這兒，」尼克說，「我們明天同他們一齊到倭愛克斯釣魚去。」

「喝罷，」比爾說。

「好，」尼克同意。

「我的老頭兒不管，」比爾說。

「你準知道麼？」尼克說。

「我曉得，」比爾說。

「我有一點兒醉了，」尼克說。

「你沒醉。」比爾說。

他從地板上站起來去拿威士忌瓶。尼克伸出他的杯子。在比爾倒酒的時候他的眼睛注視

着它。

比爾倒滿了半杯威士忌。

「把你自己的杯裏倒上水，」他說「只有一口了。」

「還有多的麼？」

「還有的是，不過爹爹只願意我喝打開了的。」

「真的，」尼克說。

「他說打開了的瓶子就是醉人的，」比爾解釋着。

「對了，」尼克說。他得了一個印象，他以前從未想到這點，他總是想獨自喝酒才醉人呢。

「你爹爹好麼？」他含有敬意的問。

「他很好，」比爾說，「他有時有一點兒發狂。」

「他是一個大怪人，」尼克說。他從瓶裏把水倒在杯裏。水慢慢地和威士忌混合起來。威士忌還不如水多了。

「你敢用生命打賭說他是，」比爾說。

「我的老頭兒很好，」尼克說。

「那你才胡說他是呢，」比爾說。

「他聲明他一生從未喝過酒，」尼克說，像是宣布一件科學的事實似的。

「好了，他是個醫生，我的老頭兒是個畫家，這就不同了。」

「他吃了很多虧，」尼克悲傷的說。

「你不能說，」比爾說，「事事都會有補償。」

「他自己說他吃虧，」尼克表白。

「是的，爹爹也有過艱難的時候，」比爾說。

「都一樣，」尼克說。

他們坐着看火並且沈思這個深奧的道理。

「我到後廊去拿一塊木柴，」尼克說，他看火時注意到火要熄了，他更要表示他有酒量不會失常。雖或他的父親是滴酒不沾的，但比爾在自己未醉之前休想把他灌醉。

「拿一塊大山毛櫟的木頭來，」比爾說。他也是故意表示清醒。

尼克拿了木頭經過廚房進來，過來的時候把廚房桌上的一口鍋給碰掉了。他放下木頭拾起了鍋。鍋裏放着水浸的乾杏，有些已滾到爐子底下去了，他把它們都放好在鍋裏。他從桌旁的桶裏又倒了些水在杏上。他覺得自己很驕傲，他還完全清醒。

他拿着木頭進來，比爾從椅中立起來幫他把木柴放到火裏。

「那是一塊大木頭，」尼克說。

「我特意留下過壞天氣的，」比爾說，「這樣一塊木頭可以燒一整夜。」

「明天早上還可以有煤升火，」尼克說。

「那就好，」比爾同意，他們談得真高興。

「我們再喝一回，」尼克說。

「我記得櫃裏還有一瓶打開了的酒呢。」比爾說。

他跪在櫥前的角落裏拿出一個方面的瓶子。

「是蘇格蘭酒，」他說。

「我再弄些水來，」尼克說，他又到廚房去，用那從桶中汲取冷泉水的汲管灌滿了一瓶水。走回住室的時候他經過餐室中的一面鏡子便向裏面看，他的臉看去很古怪，他向鏡裏的面孔笑，它也露齒報之以笑。他向它擠擠眼就向前走。那不是他的臉，却又沒甚兩樣。

比爾已把酒倒出。

「這一下真不少，」尼克說。

「不是爲了我們，溫美治，」比爾說。

「我們爲什麼而喝呢？」尼克舉杯問。

「讓我們爲打魚喝酒。」比爾說。

「好的，」尼克說，「先生們，我把打魚給你們，」

「所有的打魚。」比爾說，「到處。」

「打魚，」尼克說，「那是我們喝酒祝賀的。」

「那比壘球好，」比爾說。

「不開比例，」尼克說，「我們怎樣談壘球來着？」

「錯了，」比爾說，「壘球是粗人玩的。」

他們都一飲而盡。

「現在讓我們爲柴斯德頓來喝。」

「還有華爾波爾，」尼克插嘴。

尼克倒酒，比爾撥水，他們對望着，覺得很舒服。

「先生們，」比爾說，「我把柴斯德頓和華爾波爾給你們。」

「實在的，先生們。」尼克說。

他們喝，比爾把杯倒滿，他們坐在火前的大椅中。

「你很聰明，溫美治，」比爾說。

「你是什麼意思？」尼克問。

「甩開了麥格的事，」比爾說。

「我猜就是，」尼克說。

「只有這樣做，要沒有這樣，你現在就該回家工作努力掙够了錢好結婚。」
尼克沒說話。

「一個男人一結婚就纏住了，」比爾說，「他甚麼也得不到，甚麼都沒有，屁事都沒有。他只是爲人做牛馬。你已經看見過那些結婚過的怪人了吧！」

尼克沒說話。

「你可以告訴他們，」比爾說，「他們結了婚就看去那樣胖，他們只是找罪受。」

「實在的，」尼克說。

「甩開也許不好，」比爾說，「不過你總是讓別人迷住，現在對了，迷信她們可以，可別讓她們把你毀了。」

「是的，」尼克說。

「如果你和她結婚你就得和她全家結婚。記住她母親和她嫁的那個怪物。」

尼克點頭。

「試想老得把他們留在家裏，星期天還得上他們家吃飯，又要請他們過來吃飯，她總要告訴麥格做甚麼，怎樣做。」

尼克坐着不響。

「你擺脫了才好，」比爾說，「現在她可以去嫁她一樣的人很快活的住下來。你不能把油和水混合，你不能混合這種事比我娶在斯圖拉東做事的伊達更好些。她也許也喜歡這樣。」

尼克沒說話。酒力已從身上散失，騰下他孤另另的，比爾不在那裏。他也沒有坐在火前或是明天和比爾去釣魚，以及他父親和任何事都沒有了，他沒有醉，全沒有了，他所知道的只是他一度有過麥周瑞而他已失掉她了。她走了，他把她送走的。那便是所有的事，他也許永遠不再見她了。也許他永遠不會。全沒有了，完了。

「讓我們再喝一杯罷，」尼克說。

比爾把酒倒出來，尼克攪進一些水。

「如果你那樣做，這會兒我們就不會在這兒了，」比爾說。

那是實在的。他的原來計畫是回家找個事做。那麼他可以計畫在沙倭克司住一冬就能和

麥格接近。現在他不知道要做甚麼好。

「也許我們明天連魚都釣不成了，」比爾說，「你做得對，對了。」

「我可真受不了，」尼克說。

「我知道，事情是這樣的。」比爾說。

「一下子甚麼都完了，」尼克說，「我不知道爲甚麼，我忍不住。就像三天的風刮來把樹葉都刮完了一樣。」

「好了，事情已過去了，不就完結了？」比爾說。

「那是我的錯，」尼克說。

「誰的錯其實都一樣，」比爾說。

「不，我不想，」尼克說。

要緊的是麥周瑞走了也許他再也不會看見她。他曾經和她談過如何一同到意大利去多麼有趣，他們一同住的地方。現在全完了。他像失去了甚麼。

「事情是過去了，也就完了，」比爾說，「我告訴你，溫美治。我在你們進行的時候就擔心。你做得很對。我明白她的母親是和鬼一樣的可惡，她告訴好多人說你們訂婚了。」

「我們沒有訂婚，」尼克說。

「誰都知道你們訂婚了。」

「我可受不了，」尼克說，「我們沒有。」

「你們不是要結婚麼？」比爾問。

「是的，可是我們沒有訂婚，」尼克說。

「那又有甚麼不同呢？」比爾莊重的問。

「我不曉得。總有不同。」

「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同，」比爾說。

「好了，」尼克說，「喝酒罷。」

「好，」比爾說，「痛痛快快喝罷。」

「喝醉了再去游泳，」尼克說。

他乾了杯。

「我想起她真難過要死，可是我能做甚麼呢？」他說。「你知道她母親是甚麼樣子！」

「她真可怕，」比爾說。

「一下子全完了，」尼克說，「我不應當再談它。」

「你不，」比爾說，「我先談的，現在我明白了。我們不要再談它。你也不要再想。你

也許可以再從頭來。」

尼克未曾想到這點。那似乎已是如此絕然，不過是想想罷了，不過却使他舒服一些。

「實在，」他說，「那種危險老是有的。」

他這會兒覺得高興了，沒有不能克服的事情。星期六晚上他也許進城。明天是星期三。

「總有機會的，」他說。

「你要注意你自己，」比爾說。

「我會注意我自己，」他說。

他覺得高興。事情沒有完。事情從未失敗。星期六他要進城。他覺得明朗些了，和比爾沒向他說話前一樣了。總有道兒走啊！

「我們拿了槍到啤那裏去找你爹爹去罷，」尼克說。

「好的。」

比爾從壁架上拿下兩管槍來，打開一匣子彈。尼克穿上他的馬吉諾外衣和鞋。他的鞋都乾硬了。他還很醉但頭腦還清醒。

「你覺得怎麼樣？」尼克問。

「發脹。我正入佳境呢。」比爾扣上他的汗衫。

「喝醉了沒用。」

「不，我們應該到門外去。」

他們邁出了門。風正怒吼。

「鳥兒遇見這個將要藏在草裏了，」尼克說。

他們向菜園走下去。

「今天早上我看見一隻山鴿。」比爾說。

「也許我們能捉到它。」尼克說。

「我們在這風中沒法開槍。」比爾說。

到了外面更覺得麥格事件不那麼像悲劇了，也不很重要了。風把各種事情都像那樣刮走。

「正從大湖上刮過來，」尼克說。

他們迎風聽見一響笨重的槍聲。

「那是爹爹，」比爾說，「他正在濕地下邊。」

「我們順那條路過去罷。」尼克說。

「我們從下面草地過去看看捉得甚麼東西不？」比爾說。

「好的，」尼克說。

這會甚麼都不嚴重了。風把事情吹出他的腦外，他仍然能够常在星期六晚上到城裏去。那是一件保留起來的好事。

第五章

他們在早晨六點半鐘面對着一堵醫院的牆槍決了六名內閣大臣。院子裏有一坑坑的水，磚地上有濕的枯葉子。雨下得很大，醫院裏所有的門都釘閉起來，有一個大臣害着傷寒病，兩個兵把他帶下樓來到來雨中，他們想把他扶起來對牆站着但是他坐在一灘水中了。其他五名靜靜對牆站着。最後軍官告訴兵士不必叫他站着，當他們放第一排槍時，他坐在水裏，頭垂在膝上。

戰鬥者

尼克站起來，他很好。他借着繞過一道曲線就快不見了的守車的光望着鐵軌。鐵軌兩邊都是水，再有就是栽着落葉松的沼澤。

他感覺膝蓋痛。袴跌破了皮也擦破。手被刮破，指甲裏進了泥沙。他去到軌道邊上，下了小坡到水中洗手。他仔細的在冷水中洗手，把泥污從指甲中洗淨。他蹲下來洗他的膝蓋。那個可惡的管閘人的長風的衣服。他總有一天不答應他，他會把他認出來。這是一個好辦法。

「這兒來，孩子，」他說，「我給你點東西。」

他就因為這個掉下來。長風的小孩子是多麼討厭的一件事，他們再也不能那樣叮他了。

「這兒來，孩子，我給你一點東西。」於是拍的一聲他就手膝着地跌在鐵軌旁邊。

尼克揉揉他的眼睛，已經腫起一大塊。他成了黑眼睛了，好的。已經痛起來了。都是那管閘人鬧的。

他用手指摸着眼上的腫處。啊，好，那不過只是一隻黑眼睛罷了。那就是他所得到的。

切，賤價換來的，他希望能夠看見它，雖然不能從水中照見。天黑了，他離那裏都很遠。他在禱子上把手擦擦然後站起來，再爬上路基到鐵軌那裏。

他順着路軌走去，路軌鋪得很好，走起來很方便，砂石堆在枕木間，踏起來很堅固。光滑的路基像一條砌的路穿過沼澤引向前去。尼克順着路走。他必須找個去處。

尼克是當那列貨車在華爾東聯運站外數碼慢下來時攀附上去的。那列車帶着尼克經過加爾加沙已經快黑了。這時他一定離曼西降那不遠。三四哩的沼澤。他沿着路軌往前走，腳步邁在枕木間的路面上，沼澤在升起的霧中顯得鬼氣森森的。他的眼痛肚子也餓了，他繼續走着，一氣越過幾哩路的鐵軌，軌道兩邊依然還是沼澤。

前面是座橋，尼克走過去，靴子在鐵上發出響聲，下面的河水在枕木隙間顯得漆黑。尼克把一個鬆了的釘子踢到河裏去，橋前面是山，鐵路兩旁既高而黑，尼克順鐵路望上去看見一道火光。

他沿着路軌小心地向那火光走去。那火光是在軌道的一側，在路基下方。他只望見一片光。鐵軌穿過一條小徑，那裏火光把田野照得通明，然後又折入樹林中。尼克小心地跳下路基進入樹林由樹間向火走去，那是一個山毛櫸的林子，落下來的山毛櫸果實當他走過樹間時在他鞋底咯吱作響，那火現在很明亮了，正在樹林邊上。有一個人坐在火旁。尼克停在樹後

細看。那人看似很孤獨。他坐在那裏兩手托腮望着火。尼克邁步走進火光裏。

那人仍坐在那裏望着火。當尼克在他跟前站住的時候他動也不動。

「喂！」尼克說。

那人抬頭看。

「你在那裏看見火光的呢？」他說。

「一個管閘的人害了我。」

「從貨車上甩了下來嗎？」

「是的。」

「我看見那小子了，」那人說，「他在一點半鐘左右以前從這兒過去，他在車頂上走來走去，還掄着胳膊唱歌兒呢。」

「那小子！」

「他一定覺得把你甩了才高興。」那人嚴肅的說。

「我也要害他一害。」

「等那天他走過的時候給他一塊石頭，」那人出了主意。

「我一定不饒他。」

「你挺結實，不是？」

「不，」尼克答。

「你們小孩兒們都挺結實。」

「你也挺結實，」尼克說。

「我也這麼說。」

那人看着尼克笑了，尼克在火光中看到他的臉是飽經禍患的樣子。他的鼻子凹下去，他的眼睛縫成一條長縫，他有奇形怪狀的嘴唇。尼克一下看不仔細所有的，他只是看出這人的面貌很古怪而殘缺不整。像油灰混上顏色，火光下看着像是死了一般。

「你不喜歡我的腦壳麼？」那人問。

尼克跛腳了。

「實在的，」他說。

「看這兒！」那人摘了帽子。

他只有一個耳朵，緊貼在腦袋上，應該有另一個耳朵的地方，却只有一些殘餘痕跡。

「看見過這樣的人沒有？」

「沒有，」尼克說。這使他有些難過。

「我能够忍受，」那人說，「你想我受不了麼？孩子。」
「你敢打賭！」

「他們一齊動手打我，」那小個兒說，「他們不能把我怎樣。」
他望着尼克說，「坐下，要吃麼？」

「別張羅，」尼克說，「我要進城去。」

「聽着，」那人說，「管我叫挨德。」

「好罷！」

「聽着，」那小人兒說，「我不大正常。」

「怎麼一回事？」

「我有點兒瘋。」

他戴上帽子，尼克要笑。

「你很好啊，」他說。

「不，我不，我是瘋。聽着，你瘋過麼？」

「不，」尼克說，「你怎麼會瘋呢？」

「我不知道，」挨德說，「你要瘋了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我麼？」

「不，」

「我是挨德富爾西斯。」

「對得住上帝？」

「你不信麼？」

「是的。」

尼克知道那一定沒錯兒了。

「你知道我怎樣打他們麼？」

「不，」尼克說。

「我的心跳得很慢，一分鐘才跳四十回，摸摸試試。」

尼克有些猶豫。

「來，」那人抓住他的手。「捏住我的腕子，把你的手指放在這兒。」

這小人兒的腕子很粗，肌肉在骨頭上突起來，尼克覺出手指下的緩慢的脈搏。

「有錶麼？」

「沒有。」

「我也沒有，」挨德說，「沒錶太不方便了。」

尼克放下他的腕。

「聽着，」挨德富蘭西斯說，「再捏一下，你數，我能數到六十。」

尼克用手指摸着那緩慢而沈重的脈搏開始數着，他聽見那小人兒慢慢地數，一，二，三，四，五……大聲地。

「六十，」挨德數完了，「這是一分鐘，你數多少？」

「四十，」尼克說。

「對了，」挨德高興的說，「再也不會快些。」

有一個人跳下路基向着火光跑來。

「喂，巴格斯！」挨德說。

「喂！」巴格斯回答道，那是一個黑人的聲音。尼克從他走路的樣子知道他是一個黑人。他背向他站着，轉身向火，然後站直了。

「這是我的夥伴巴格斯，」挨德說，「他也是瘋子。」

「很高興見着你，」巴格斯說，「你說你從那兒來？」

「艾加哥，」尼克說。

「那是個好地方，」那黑人說，「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阿當斯·尼克阿當斯。」

「他說他從來沒瘋過，巴格斯，」挨德說。

「他也快了，」那黑人說着在火旁打開一個包袱。

「我們甚麼時候吃飯呢？巴格斯，」那位光榮的戰士問。

「馬上。」

「你餓不餓，尼克？」

「餓極了。」

「聽見沒有，巴格斯？」

「我聽見好些事情。」

「這不是我所問你的。」

「是的，我聽見那位紳士說的了。」

他正把火腿片放在一個長柄小鍋裏。鍋燒熱了油沫四賤，巴格斯拖着兩條黑人長腿屈身就火，翻轉火腿又把雞蛋打破放入鍋裏，把鍋偏過來偏過去用那熱脂油煎蛋。

「請你從袋裏撕出一些麵包來好麼？阿當斯先生，」巴格斯從火那邊轉過來問。

「好的。」

尼克伸手從袋裏拿出一塊麵包來，切成六塊，挨德看着他並向前傾身。

「把刀子給我，尼克，」他說。

「不，你不必，」那黑人說，「把刀子放起來，阿當斯先生。」
那位光榮鬥士坐回去。

「請把麵包給我好麼？阿當斯先生。」巴格斯問。尼克把麵包遞過去。

「你喜歡把麵包沾在火腿油裏麼？」那黑人問。

「隨你！」

「也許我們最好再等一會兒，最好等吃完了飯，這兒來罷。」

那黑人拿起一塊火腿放在一片麵包上，又在上面放好一個蛋。

「請把麵包夾好，好嗎？把這個給富蘭西司先生罷。」

挨德拿起夾肉麵包開始吃着。

「看着，別讓蛋掉下去，」那黑人警告着說。「這是給你的，阿當斯先生。陛下是我們的。」

尼克咬了一口夾肉麵包，那黑人挨着挨德面對他坐着。煎熱了的火腿蛋味道奇美。

「阿當斯先生真餓了，」那黑人說。那位尼克久已聞名的從前的打架選手這時沈默了，

他自從那黑人說了刀子的事以後就沒說過話。

「我給你一塊沾了火鷄油的麵包好嗎？」巴格斯說。

「多謝多謝。」

那位小白人兒看着尼克。

「你也吃點好嗎？阿多夫富蘭西斯先生，」巴格斯從小鍋裏拿出一塊說。

挨德沒回答，他在望着尼克。

「富蘭西斯先生？」黑人用柔和的聲音問。

挨德沒回答，他在看着尼克。

「我和你說話呢，富蘭西斯先生。」黑人柔聲說。

挨德繼續看尼克，他把帽子扣在眼睛上，尼克覺得不安。

「鬼叫你那樣的嗎？」尖厲的聲音從帽下發出對尼克說。

「你是甚麼鬼東西？你這乳臭小兒。沒人請你你就來了，又吃別人的東西，人家和你借刀子你又不給。」

他瞪着尼克，他的臉煞白而他的眼睛在他的帽下幾乎看不見了。

「你這渾蛋。那個鬼叫你跑來的？」

「沒人。」

「可不是沒人。也沒人叫你在這兒，你跑到這兒來獻醜，吸我的烟，喝我的酒，胡說八道。你這鬼東西還不給我走開？」

尼克沒說話，挨德站起來。

「我告訴你，你這黑心的支加哥雜種。你要我把你的腦袋打掉麼？」

尼克向後退，那小人兒慢慢的向着他平步邁過來，他的左脚在前，右脚緊跟在後面。

「打我，」他搖動他的頭。「打我試試。」

「我不想打你。」

「你不要想這樣就沒事了。你得要挨揍，看見沒有？來伸過來罷。」

「住了罷，」尼克說。

「那麼，好，你這小子。」

那小人兒向下看着尼克的腳。當他向下看的時候那黑人自從他離開火邊就已跟隨他的身後，立住身一下子打在他的脖項，他就爬下了，巴格斯把布包的大酒壺投在草地上。那小人兒騎在那裏，臉埋在草裏。那黑人把他拉起來，他的頭垂着，他把他拉到火旁。他的面色很壞，眼睛張開。巴格斯輕輕把他放下。

「請把種薯的水給我，阿當斯先生，」他說，「我恐怕打他打得重了些。」那黑人用手把水澆在那人面上並輕輕拉他的耳朵。他的眼睛閉上了。

巴格斯站起來。

「他好了，」他說。「不必擔心。很對不起，阿當斯先生。」

「好了，」尼克俯視小人兒。他看見草上的大酒壺就把它拾起來，那壺有一個活動的柄，拿在手裏很柔軟，原來有一塊破黑皮子用手帕包着。

「那是一個鯨魚骨的柄，」那黑人微笑着說，「現在沒人做了。我不知道你怎樣注意自己才好，並且無論如何我不希望你傷了他或者太介意他。」

那黑人說着又笑了笑。

「是你傷了他啊！」

「我知道怎麼辦，他想起來了。每逢他這個樣兒我就得這樣做。好讓他轉變過來。尼克仍然看着那小人兒，他正躺着，眼睛在火光裏緊閉着，巴格斯在火裏添上些木頭。」

「不要爲他擔心，阿當斯先生，我以前看見他這樣好多次了。」

「他怎麼會瘋的呢？」

「噫，事情可多了，」那黑人對着火回答。「你喝一杯咖啡好麼？阿當斯先生。」

他把杯子遞給尼克，又把他放在那失去知覺的人的頭上的衣服拉平。

「他爲一件事挨了好多次打，」黑人呷着咖啡說，「但是他反而越發的愚鈍了，那時他的姐姐給他管家，報上常登他們姐弟的消息，都說是她如何愛她的弟弟而他又是如何愛他的姐姐，於是他們竟在紐約結婚，引起許多不歡的事。」

「我記得那件事。」

「真的，他們姐弟自然還不如一隻兔子，許多人無論在那方面也不同情他們，於是有一天，她走了，再也回來了。」

他喝完咖啡用淡紅的手掌抹乾淨嘴唇。

「他就瘋了。你還要些咖啡麼？阿當斯先生。」

「謝謝。」

「我見過她兩回，」那黑人接着說，「她是個非常好看的女人。和他簡直像是孿生，他要不是把臉全毀了，也並不難看呢。」

他住口了，這故事像是說完了。

「你在那裏遇見他的？」

「我在監獄裏遇見他，」那黑人說。「他自從她走了以後，總是打人，於是人家把他關

在獄裏，我是因爲傷人關到監裏的。」

他微笑着柔聲的接着說道：

「我當下就喜歡他，出來以後常去看他，他好想我也是瘋子我也不介意。我願意和他在一塊兒，我也喜歡鄉下，我不必再過盜竊生涯。我願意過一個紳士的生活。」

「你們到底是做甚麼的？」尼克問。

「啊，沒事，只是各處胡跑，他有錢。」

「他一定很有進息罷。」

「不錯，不過他把所有的錢都花了，否則人家都給他拿走了。她給他錢。」
他把火撥旺。

「她是一個有能力的好女人，」他說，「她看去十分像是他的學生姐姐。」

那黑人察看那躺着呼吸重促的小人兒。他的黃頭髮垂在前額上。他的毀損了的面孔在仰臥時顯得孩子氣。

「無論甚麼時候我都可以把他弄醒。阿當斯先生。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你最好走開，我並不是不喜歡客人而是怕他一看見你又犯了病，我後悔不該打他，可是他一犯病就只好這樣做，我要使他和人們隔開，你不介意罷，阿當斯先生？不，不要謝謝我，阿當斯先生。我本

來要警告你小心他，可是他似乎是那麼喜歡你所以我想不會有錯兒。你只要順着鐵路再走二哩就會遇到一個城，叫做曼西羅那，再見罷，我本來希望我們能够留你過一夜，沒想到竟出了問題，你帶上一些火腿和麵包好麼？不麼？你最好拿一塊夾肉麵包。」這一些話都是一個緩慢，柔滑，客氣的黑人聲音說的。

「好的。那麼再見罷，阿當斯先生，再見並祝你幸運！」

尼克從火旁走開出了視界來到鐵道上，他在火光以外靜聽着。那黑人正用低柔的聲調說話，尼克聽不清楚他說些甚麼。後來他聽見那小人兒說「我得了一陣可怕的頭疼，巴格斯。」

「你覺得好些了罷，富蘭西斯先生，」那黑人勸慰的聲音，「請你喝一杯熱咖啡罷。」

尼克爬上了路基沿鐵道走去，他覺出他手中還有一塊夾肉麵包，便把它放在袋裏。當鐵道還沒有轉入山中時他回顧那上來的地方還能望見火光。

第六章

尼克靠著教堂的牆坐着，他們把他拉到那裏躲出街中的機關槍火以外，他的兩腿很困難的伸出，他的脊骨中了彈，他面部汗污，太陽照在他的臉上，天氣很熱。林那地背部寬寬的，背脊已散開，俯臥在地上，尼克聚精會神的向前看，對面房屋的粉色牆壁已倒塌下來，一根鐵床架屈曲的垂向街中，兩個奧國人的死屍躺在房蔭的瓦礫中，沿街上還遺有許多死屍，城中事情已恢復常態，進行順利，抬担架的人隨時都可過來。尼克扭轉頭俯看林那地。「林那地君，你和我已經各自得到和平了，」林那地靜臥在陽光裏，很困難的呼吸着。「我們不是愛國者。」尼克轉過頭去，出着汗微笑。林那地已是一個令人失望的聽者。

一篇很短的故事

一個炎熱的傍晚在巴篤亞他們把他帶上屋頂，他可以從上面眺望全城。烟囱林立在空中，一會兒天就黑了，探照燈照射出來，別人都下去並把瓶子帶上，他和露滋在阳台上還能聽見他們在下面的聲音。露滋坐在床上，她在這炎熱的夜裏却顯得涼爽而新鮮。

露滋值夜班已經三月，他們願意讓她担任，當他們替他施手術時，她把他安置在手術台上，大家都開玩笑說這是「敵」還是「友」呢，他被麻醉過去在昏沉又想說話的時候甚麼也說不出來。在他能拄拐的時候他常自取體溫，露滋不必從床上去測了，只有幾個病人他們全都知道這事，他們都喜歡露滋。當他順着走廊走回去的時候他在床上還想到露滋。

在他回到前線以前他們去到主教禮拜堂（Duomo）祈禱，堂中薄暗而靜寂，還有許多別的人祈禱。他們要想結婚，但是沒有充分時間作結婚預告，並且他們誰也沒有出生證明書，他們覺得好像是結婚了，不過他們要想大家都知道，就不能丟掉這些。

露滋給他寫過許多信，他直到休戰時才接到，十五封信束做一起送到前線上，他按日期整理好了一氣讀完。信中所說都是關於醫院的事，和她多麼愛他以及沒有他在一起是不可

能，還有夜裏沒他作伴多麼害怕。

休戰後他們商量好了他應當回家謀一職業好結婚，露滋在他沒有得到一個好職業能夠到紐約看她以前先不回家。說好了他不喝酒，他也不要去到國中看朋友或任何人。只是找一個職業好結婚。在從巴篤亞到米蘭的車上他們爲了她不肯立刻回家而吵起來，當他們在米蘭車站必須說再會時，他們互相吻別，但是爭吵並沒結局，他對於這樣分別很難過。

他從熱那亞坐船回美國。露滋回到波東尼去開了一家醫院，那地方寂寞而多雨，有一隊敢死隊駐在城裏。那隊裏的少校住在這多泥多雨的城裏過冬，愛上了露滋，她以前從未認識過意大利人，最後她寫信到美國說她們之間不過是一種男女孩子的事情，她很抱歉，她知道他也許不能夠了解，但有一天總會饒恕她，感念她，而絕對意想不到的她希望春天結婚。她照舊愛他，但是她現在認清那僅是一種男女孩子的愛。她希望他將有偉大的成就，並且絕對相信他，她知道那是再好沒有的。

那少校未能在春天和她結婚，一直也沒成功。露滋寄到芝加哥的信也沒回信，過了不久以後他在馳車經過林肯公園的時候從一個路普百貨公司的售貨女郎那裏得了淋病。

第七章

當佛薩爾他的墜壕被轟粉碎的時候他坦臥着出汗並祈禱着說，「啊，耶穌基督把我帶開這兒罷。親愛的耶穌請把我帶出去罷。基督，請，請，請，耶穌。只要你讓我不死你說什麼我都去做。我信賴你並且要告訴世界上每一個人說你是唯一值得信仰的。請，請，親愛的耶穌。」砲彈漸越過陣綫。我們在墜壕中繼續工作，早晨太陽升起，天氣悶熱而愉快安靜。第二天晚上回到麥斯特他並沒有告訴在維拉羅撒和他一同上樓的那個女郎關於耶穌的事。他也從來沒有和任何人說過。

兵士的家

克萊布斯從堪薩斯州的一個美以美會的大學去從軍參戰。他和他的盟兄弟們照過一張像片，都穿着恰好一樣高並且一個式樣的硬領。他在一九一七年投入陸戰隊，一直到一九一九年夏天第二師從萊茵河回美國他還沒有回來。

他在萊茵河和兩個德國女郎還有另一位伍長同照了一張像片。克萊布斯和那位伍長穿着戎裝顯得非常魁梧，那兩個德國女郎並不美麗。照片上沒照上萊茵河。

當克萊布斯回到歐克拉荷馬的家鄉的時候歡迎英雄的時節已經過了。他回來太晚了，那些從本城出征的人回來時都已受過盛大歡迎，曾經有過一度熱狂，現在這種反應已經消沉，人們對於克萊布斯在戰後一年才遲遲歸來反而覺得有些好笑。

曾經轉戰貝琉森林，蘇松、香賓、聖米海爾，和阿貢尼等地的克萊布斯在最初簡直不想談到戰事。後來他感覺需要談談但沒人要聽。他那城中的人聽些凶殘的故事聽得太多了對於現實有些恐懼。克萊布斯發覺要人家聽就非撒謊不可。這樣做了兩回，他自己也對戰爭起了反感而反對去談它了。因為必須撒謊所以使得他對於戰時發生的各種事都感到索然寡味。

經過多次回想那些事以後使他內心覺得冷靜而了然，回想那時一個人只能簡單而自然地做一件事。不然的話他可以有許多旁的事情做，這樣想過許多次便連冷靜有價值的性質也消失了，只覺得茫然。

他所說的謊話都是些不關緊要的謊話，諸如把別人看見，做過或聽到過的當作自己經歷的事，或是把一般兵士都熟悉的偽造的事件說成真事等等，即便他說的謊話在彈子房裏也不大引起人們的興趣。他的朋友們都聽够了在阿貢尼森林中發現德國女人鎖在機關槍上的事，他們對於沒有鎖着的德國機關槍手有些不解，或是因了愛國心而不感興趣，所以聽了他的故事並不受感動。

克萊布斯對於由不實或誇大而生的經驗談感到厭惡，當他偶而遇見另外一個當過兵的人，在跳舞的更衣室裏談上幾分鐘時候，他便做出一個老兵在許多別的兵士中的姿態，總要表示他會受盡驚恐的樣子。他就這樣地茫然若失起來。

這些日子正當季夏，他起得很晚，起來就到城中圖書館借一本書，在家中吃完午飯，拿書到前廊上讀着，直到厭倦了才又到城裏去在那彈子房的冷暗中消磨一天中的最熱時光。他很愛打彈子。

晚間他吹弄他的單簧簫，在城中散步，讀書，就寢。他在他的兩個妹妹看來仍然是位英

雄，如果他臥床不起他的母親會把早餐給他端到床邊來吃。當他睡在床上時她常進來要他講打仗的事給她聽，不過她的注意力總是渙散的，他的父親不大管他。

在克萊布斯去參戰以前他是從來不准駕駛家庭汽車的。他父親經營不動產常要用車去送顧主到鄉下看地。那車總是停在第一國家銀行樓外，他父親有一辦公室在二樓上。現在打完仗了仗仍然還是那輛車。

城中甚麼事情都沒有改變只是年輕的女孩子們已經長大了，但是她們生活在這樣複雜的一個朝秦暮楚的世界裏使得克萊布斯覺得沒有精力和勇氣去加入裏面。不過他喜歡看她們。有那麼多好看的妙齡女郎，她們大都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在他走的時候只有小女孩和奢侈的女郎們把頭髮留成這樣，她們全都穿汗衫和有荷爾硬領的短上身。那是一種式樣。他喜歡當她們在街對面走過時從前廊那裏看她們。他喜歡看她們在樹蔭下走。他喜歡她們汗衫上的荷爾硬領。他喜歡她們的高統絲襪和平底鞋，他喜歡她們的擺動的頭髮和走路的姿勢。

當他在城中時她們對他的吸引力並不很強，當他看見她們在希臘的冰洪凌室裏的時候他並不喜歡她們。他實在並不需要她們本身。她們太複雜了。好像除了她們本身以外還有一些別的。他只空洞的需要一個女郎但他並不想費力去獲得她。他不想用陰謀和政治手腕，他不想向誰求婚，他不想再說謊。那都不值得。

他不想得甚麼結論，他永遠也不再想得甚麼結論，他要無結論的生活下去。此外他並不真想要一個女郎，從軍教他那樣，最好是假裝要有一個女郎，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這樣做，不過那是假的，你並不要一個女郎，那真是件可笑的事，最初一個人誇稱他和女郎無緣，從來沒想過她們，她們也休想接近他，於是又有個人誇稱他沒有女郎就不行，時時需要她們，沒有她們就睡不着覺。

那全是謊話，一個謊話兩樣說法。除非你想她們你不會需要一個女郎。他在軍中學會這點。後來遲早你總要得到一個，當你真正要女郎達到成熟的時候你總要得到一個的，你不必着急，遲早就會來的。他在軍中學會了這點。

現在只要有一個女郎來找他，他不必和她談話就會喜歡她，不過在家裏却太複雜了，他知道他不能這樣做，不值得惹麻煩，那是對於法國女郎和德國女郎的辦法，你不可總是這樣說，你不可說得太多也不必說，那很簡單你們只是朋友而已。他想到法國於是又想到德國。一般說來他比較喜歡德國，他不想離開德國，他不想回家，他仍然還是回到家裏了，他坐在前廊上。

他喜歡在街對面走路的女郎。他喜歡她們的容貌比法國女郎或德國女郎姣好，但是她們所在的世界並不是他所在的世界，他也許喜歡有她們中的一個，不過不值得，她們有那麼

好的風姿，他愛那風姿，真是使人興奮，但是他不想照所說的去做，他根本不要那一個。不過，他喜歡看她們大家就是了。那是值不得的，雖說是現在事情都已轉好也是值不得。

他在那裏坐在廊上讀一本關於戰爭的書，那是一本歷史而他正在讀他所參與的歷次戰役，那是他從來所讀的最有興趣的書，他希望地圖更多些。他用一種好的情緒去讀附有精細插圖的好的史實，現在他是真在了解戰爭了，他曾經做過一個好兵士，這和以前的想法大不相同了。

在他回家後約一月的一個早晨他的母親來到他的臥室中坐在床上，她把圍裙拉平。

「昨天晚上我和你父親談話來着，哈羅德，」她說，「他願意讓你在晚間把車開出去。」

「噢？」克萊布斯說，他還沒有醒清楚，「把車開出去？噢？」

「是的，你父親有時想到只要你願意就可在晚間把車開出去，不過我們昨天晚上才談起來。」

「我猜是您要他這樣罷！」克萊布斯說。

「不，那是你父親提議才談起來的。」

「是嗎，我猜是您叫他那樣的，」克萊布斯坐起身來。

「你下來吃早飯好嗎？哈羅德？」他母親說。

「等我穿好衣裳，」克萊布斯說。

他母親走出屋去，當他起來盥洗刮臉穿衣要下樓到餐室吃早飯的時候還聽見她在樓下煎一些東西。在他吃早飯的時候他妹妹把郵件拿進來。

「好啊，海爾，」她說，「你這個老磕睡虫，你還起來幹甚麼？」

克萊布斯看着她，他喜歡她，她是他頂好的妹妹。

「你把報拿來了嗎？」他問。

她遞給他堪薩斯市明星報，他把棕色封皮扯掉，打開到運動欄。他把報打開疊好斜支在水瓶上又用菜碟壓住，這樣他就能一面吃一面讀。

「哈羅德，」他母親站在廚房門口說，「哈羅特，不要把報紙弄亂，亂了你父親就不好讀了。」

「我不會弄亂的，」克萊布斯說。

他妹妹坐在桌前看他讀報。

「今天下午我們在學校裏賽室內壘球，」她說，「我投球。」

「好的，」克萊布斯說，「兩翼怎麼樣？」

「我比好多男孩子投得還好，我把你教給我的都告訴他們，別的女孩子不很好。」

「是嗎？」克萊布斯說。

「我告訴他們你是我的情人，你是不是我的情人呢，海爾？」

「你猜。」

「難道你的哥哥因為是你的哥哥就不能是你的情人嗎？」

「我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海爾，如果我長大了而你要我的話我不能做你的情人麼？」

「實在的，你現在就是我的愛人了。」

「我真是你的愛人麼？」

「真的。」

「你愛我麼？」

「唔，唔。」

「你肯永久愛我麼？」

「一定。」

「你去看我在室內賽球好麼？」

「也許。」

「噢，海爾，你不愛我，如果你愛我你一定去看我賽球。」

克萊布斯的母親從廚房來到餐室，她拿着一個盤子盛着兩個煎蛋和一些脆猪肉，還有一盤蕎麥餅。

「你走開罷，海倫，」她說，「我要和哈羅德說話。」

她把蛋和肉放在他面前又拿來一罐棧糖漿爲吃蕎麥餅用的。於是她坐在克萊布斯對面。

「我看你還是先埋報放下一會兒，哈羅德，」她說。

克萊布斯放下報，疊好。

「你已經決定好去做甚麼事情沒有？哈羅德，」他母親摘去眼鏡說。

「沒有，」克萊布斯說。

「你想還沒到時候麼？」他母親這話說的不很和氣，她似乎着急了。

「我還沒有想到呢，」克萊布斯說。

「上帝給人人事做，」他母親說，「他的國中不能有懶人。」

「我不在他的國裏，」克萊布斯說。

「我們全都在他的國裏。」

克萊布斯覺得不安和總是那樣的積怒。

「我很替你着急，哈羅德。」他母親繼續說，「我知道你一定是甚麼打算，我知道人是多麼脆弱，我知道你的外祖父我的父親告訴我的內戰情形，我曾經為你祈禱，我整天為你祈禱，哈羅德。」

克萊布斯望着他盤中的凝固了的豬油。

「你的父親也很着急，」他母親繼續說，「他認為你已經失掉了雄心，你還沒有得到一個確定的生活目標，查理西蒙斯和你同歲，有了一個好職業就要結婚了，那些孩子們全有了去處，他們全都決定了上那裏去，你可以看見像查理西蒙斯那一班孩子們正在給社會做一番事業。」

克萊布斯沒說話。

「不要那樣，哈羅德，」他母親說，「你知道我們愛你而我爲了你好要告訴你事情該怎麼做，你父親不想妨礙你的自由，他想應當准你把車開出去，如果你要帶某幾個漂亮的姑娘一塊兒坐車出去，我們只有很高興的。我要你使自己高興一點，可是你必須去找事做，哈羅德，你父親不管你去什麼，他說甚麼事都是光榮的，可是你一定要做一點兒事，今天早上他要我對你說，過會兒你可以到他辦公室中找他談。」

「就是這個嗎？」克萊布斯說。

「是的，你不愛你母親麼？好孩子。」

「不，」克萊布斯說。

他母親從桌子對面望着他。她眼睛晶瑩有光，她開始哭起來。

「我誰也不愛，」克萊布斯說。

那沒有甚麼益處，他不能告訴她，他不能使她明白，說出來太蠢了，只有使她傷心，他過去握住她的臂，她雙手抱頭哭着。

「我不是那意思，」他說，「我正因某些事生氣，我不是說不愛您。」

他的母親還哭着，克萊布斯把臂放在她肩上。

「你不能相信我麼？母親。」

他的母親搖頭。

「請，請，母親，請相信我。」

「好的，」他母親哽咽着說，她仰望着他，「我相信你，哈羅特。」

克萊布斯吻她的頭髮，她把臉湊近他。

「我是你的母親，」她說，「在你還是一個小嬰孩的時候我就把你緊挨着我的心房放着。」

克萊布斯感到難過和空洞的昏眩。

「我知道，媽媽，」他說，「我要努力給您做個好孩子。」

「你肯跪下和我一回祈禱麼？哈羅德，」他母親說。

他們在餐桌旁跪下而克萊布斯的母親祈禱。

「現在你禱告，哈羅德，」她說。

「我不能，」克萊布斯說。

「試試，哈羅德。」

「我不能。」

「你要我替你禱告麼？」

「是的。」

。於是他母親替他禱告，然後他們站起來，克萊布斯吻畢他的母親就走出房去。他這樣做是免得使他的生活複雜。仍然甚麼事也沒接觸他。他爲他的母親難過而她使得他撒謊。他得上堪薩斯城謀一職業，她就放心了。在他走開以前也許還有一次爭吵，他想不到他父親的辦公室去，這樣就可免去這一場，他要他的生活圓滑度過，現在剛剛開始那樣做，好了，無論何現在甚麼都過去了。他要到校園中看海倫玩室內壘球。

第八章

清早兩點鐘有兩個匈牙利人進入大馬路十五條街的一個煙草店內。德來維特和波義爾坐着一輛福特汽車從十五條街警察所駛來。那兩個匈牙利人正靠在巷外他們的貨車上。波義爾開槍把一個從車座上打下來，另一個打出了車廂。德來維特發現兩個人都已死了，很是喫驚。他說：「糟了，傑美，你不應該這樣做，這一來麻煩可大了。」

波義爾說：「他們是賊，不是嗎？是壞人，不是嗎？那個鬼敢來找麻煩？」

德來維特說：「這次也許沒有錯，可是你把他們打死的時候怎麼就知道他們是壞人呢？」

波義爾說：「沒錯兒，是壞人，我在一哩地外就能看出誰是壞人。」

革命家

一九一九年他在意大利鐵路綫上旅行，帶着總黨部發的一方油布，上面用不退色的鉛筆寫着：茲有某同志會在布達佩斯白黨下備受艱苦請各同志在任何方面多予援助。他很害羞而年輕，車上的人一個個經過他面前，他沒有錢而他們就在鐵路食堂的櫃台後面給他飯吃。

他很喜歡意大利，他說那是一個美麗的國土，人民都很和善。他曾到過許多城鎮，走過很多的路，看見許多圖畫，吉奧多，馬撒喬，和比羅德拉富爾西斯加他都買過複印圖片，包在一份阿凡提報中。曼提格那他却不喜歡。

他在波羅格那做訪員，而我帶他一同到羅曼那去，我必須到那裏去見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做一個很好的旅行，那時正是九月初，鄉下非常美麗。他是一個馬札爾人，一個很好看的男孩子，非常怕羞，霍塞的人們曾對他做過一些不好的事，他談過一點兒。他除匈牙利以外還整個的相信世界革命。

「意大利的革命運動進行的怎麼樣呢？」他問。

「很壞，」我說。

「將會好些的話，」他說，「這裏甚麼都有，是人人信得住的一個國家，它將要是一切事情的發祥地。」

我沒有說什麼。

他在波羅格那和我們分手繼續乘車到米蘭，然後到奧斯他過關進入瑞士。我在米蘭對他說起曼提格那。「不，」他說，很害羞的，他不喜歡曼提格那。我給他寫出在米蘭吃飯的地方和同志的住址。他深謝我，而他的心早已飛越關口了。他急於要趁天氣還好的時候走過關去，他愛秋天的山。最後我聽說瑞士人把他關在西翁附近的監獄裏。

第九章

第一個屠牛者用持刀的手取得牛角而人們把他圍出去了。第二個屠牛者溜進來，那牛照準他肚皮撞去。他用一手扳住牛角，另一手抵地，牛猛力把他撞跌在欄杆上，角却拔出來了，而他也躺在沙中，然後爬起來，像發酒瘋似的捶打那些扶他出去的人，並喊着要他的刀，可是他昏厥了。那個孩子出場，他必須要殺五個牛，因為只贖下三個屠牛者了。他殺到最後一牛已疲極不能刺下刀去，他幾乎舉不起臂來，他試了五次而觀眾很安然，因為那是一個好牛，並看去像是人牛必死其一，而終於是他勝了。他坐在沙裏嘔吐起來，他們給他披上一件披肩，當時觀眾正大聲喝采並把東西投擲到牛圈中。

依利歐先生和太太

依利歐先生和太太非常努力要生一個孩子。他們盡依利歐太太所能忍受的而時時努力。他們在結婚後努力於波士頓而上船以後還在努力，他們在船上不太時常努力，因為依利歐太太病得很重：她有病，而當她有病的時候是像南方婦人病時一樣，那就是說：像從美國南部來的婦人一樣。依利歐太太像一般南方婦人一樣，很快地就因海病，夜間旅行，早晨起得太早而狼狽不堪了。船上許多人多以爲她是依利歐先生的母親呢？別的人知道他們是結了婚的就相信她是要生孩子了。實際上她已經四十歲了，在她剛動身時會顯得驟然年輕了似的。

依利歐自某天晚上吻她以前很久就在她的喫茶店裏認識了她。以後又有數星期的求愛，以後就和她結婚。那時她似乎非常年輕。實在的，她簡直好像沒有年紀。

休伯特依利歐結婚時正在哈佛做法科研究生。他是個每年有近萬元收入的詩人，他很快的寫出很長的詩。他年二十五歲，在和依利歐太太結婚前從未和女人睡過覺，他要保持他自己的純潔，好把他所希望於妻子的同樣的身心的純潔帶給他。他在生活中一直把這點提醒自己。他在吻依利歐太太以前曾和好幾個女郎戀愛過，而總是遲早告訴她們他度着純潔的生

活。差不多所有的女郎都對他失了興趣。他對於女郎們竟願和把她們拖入溝中的男人訂婚結婚感到喫驚而真是害怕。有一次他想警告某女郎說某人在大學中確實是個廢物，結果不歡而罷。

伊利歐太太的名字是科尼利亞，她教他喊她做加路丁那，那是她家族在南方的諱名。當他在婚後把科尼利亞帶回家時他母親哭了。不過當她聽說他們要到國外去過活也就很釋然了。

科尼利亞會說：「你這親愛的甜孩子！」而當他告訴她說他是如何爲她保持純潔的時候，她把他抱得更緊些。科尼利亞也是純潔的。「再像那樣的吻我，」她說。

休伯特向她解釋說那種接吻的方法是他有一次聽人講故事而學來的。他對於他的實驗很覺高興，而他們就盡可能的加以發展，有時他們吻在一起很久，科尼利亞會要求他再告訴她說真是爲她保守正直。這宣言總使她脫身了。

最初休伯特並無意要娶科尼利亞。他從來沒怎樣想過她。她曾經是他的一個好朋友，後來有一天他們在店的小套間內循着留聲機跳舞，她的女友在店前照料，她抬頭望他的眼，他就吻了她。他記不起來甚麼時候才決定結婚。可是他們就結婚了。

花燭之夜他們是在一家波士頓旅館裏過的。他們彼此都失望了，而科尼利亞終於睡覺去

了。休伯特睡不着，好幾次穿着爲新婚旅行而買的新傑格浴衣走出去，而在旅館走廊中走來走去。他在散步時看見各房間門外的一雙雙的鞋，小鞋和大鞋，他心動了。趕回自己屋中，而科尼利亞却睡着了。他不願喚醒她，不久一切也就泰然而他也安靜的睡去。

第二天他們訪他的母親。又過一天他們啓程上歐洲去。要想生個孩子是可能的，但科尼利亞不能時常嘗試，雖然他們要孩子比要世界上任何旁的東西都心切。他們在查堡登陸，來到巴黎。他們在巴黎努力要生孩子，然後他們決定到地戎去。許多在船上遇見的人都到那里去了。他們覺得在地戎沒事可做，但休伯特却寫了好多詩，而科尼利亞爲他打字，都是些很長的詩。他對於錯誤很嚴格，如果發現一個錯就要她重打一頁，她哭了很多回。而他們在離開地戎以前還努力幾次想生孩子。

他們回到巴黎，他們在船上的朋友大半也回來了。他們對於地戎感到疲倦了，並且既在哈佛或哥倫比亞或瓦巴什出身也不會再到地戎大學去研究。其中許多人寧願去到郎奎多克，猛特皮勒或帕比南去，如果那里有大學的話。可是那些地方又都太遠，地戎距巴黎僅須坐四小時半火車，在火車上吃一頓飯就到了。

於是他們都環坐在圓廳咖啡館，離開街對面的羅同德因爲那里總是充滿了外國人。過了幾天依利歐夫婦在土倫租了一所別墅，是在紐約先驅報登廣告租的，依利歐有許多朋友現在

全都讚美他的詩，而依利歐太太又慫恿他去信到波士頓請那喫茶店裏的女朋友來。依利歐太太在她的女朋友來後顯得更高興些，她們在一起盡興長談，那女朋友比克尼亞還大幾歲而叫她做「蜜。」她也是從一個很古舊的南方家庭出身的。

三個人和幾個稱依利歐做「休貝」的朋友一同來到土倫別墅。他們覺得土倫是一個很像堪薩斯的平坦而酷熱的鄉村。依利歐現在寫的詩差不多够一本書了。他就要拿到波士頓去，並且已經和一個出版家訂了合同，送去支票給他。

時間很短朋友們就開始回巴黎了。土倫和當初還沒甚麼兩樣。不久所有的朋友都和一位有錢，年輕，而未婚的詩人走開去，到杜魯威附近的一個海濱住宅去了。在那里他們都很快樂。

依利歐繼續住在土倫別墅，因為他租了一整夏天。他和依利歐太太在大而熱的寢室中大而熱的床上非常努力的要生個孩子。依利歐太太正學習打字，但她發覺越快錯處越多，那女朋友現在是實際上担任所有文件的打字。她很細緻而有效率並且似乎很感興趣，依利歐已經喝上了白酒，並單獨住在他自己房間里，他晚上寫很多的詩，在早晨顯得非常疲乏，依利歐太太和那女朋友現在同睡一張中古的大床了，她們在一起談得高興。晚間他們同坐在花園裏的一棵籬懸木下吃飯。熱的晚風吹着。依利歐喝白酒，依利歐太太和女朋友談天，他們全都

很快樂。

第十章

他們在白馬的腿上拍打了拍打，牠就跪下了。那刺牛騎士把燈繫直，並拖來拖去拖到鞍裏。馬尾成一束藍色垂了下來，當牠緩馳的時候前後擺動着，馬夫用棍打牠的屁股，牠就沿着柵欄快跑起來。牠站住後就有一個馬夫拉住牠的韁繩向前走去。刺牛騎士用踢馬刺踢牠，向前傾身搖動他的矛向牛刺去，血照常從馬的前腿間湧出。牠焦躁不安，牛還不敢決心衝過來。

雨中的貓

只有兩個美國人歇在旅館裏，他們從房間出入並不認識在樓梯上所遇到的任何人。他們的房間在二層樓，面對着海，也對着公園和戰爭紀念碑，公園裏有大棕櫚樹和綠的春凳，天氣好時總有一個藝術家帶着他的畫架子來，藝術家們喜歡棕櫚的長法和面對公園與海的旅館的明媚的顏色。意大利人遠遠跑來看那戰爭紀念碑，是用銅做的，在雨中閃閃發光。天正下雨，雨從棕櫚樹上滴下來。砂道上水積成池子，海在雨中裂成一條長綫，又湧回沙灘下，湧上來，又碎成一條長綫。汽車都從戰爭紀念塔旁的廣場開走了，廣場對面的咖啡店的門裏站着個侍者，正向外望着那空的廣場。

美國人的妻子站在窗口向外看，正在窗口下有一隻貓蹲伏在一張滴水的綠桌下。那貓正想把自己團得結實，好不被雨淋着。

「我要下去捉住那隻小貓，」美國人的妻子說。

「我去捉，」她丈夫在床上說。

「不，我去捉，那可憐的小貓想在一張桌子下躲雨呢。」

那丈夫便繼去看書，用兩個枕頭放在床頭上支着臉着。

「不要弄濕了，」他說。

妻子下了樓，旅館主人立起來向她鞠躬。當她經過帳房的時候，他的帳桌是在帳房的遠的一頭。他是個老人，個子很高。

「下雨了！」那妻子說，她喜歡旅館主人。

「是的，太太，天氣很壞。」

他站在那暗室中遠遠一端的帳桌後面，那妻子喜歡他。她喜歡他那接受任何埋怨的刻板嚴肅的態度。她喜歡他的神聖勁兒，她喜歡他那要伺候她的樣子，她喜歡他那自以為是個旅館主人的神氣，她喜歡他那老而厚重的臉和大手。

她和他一樣開門向外看，雨下得更大了，一個穿着橡皮披風的人正穿過空的廣場到咖啡店去，貓在繞過去的右邊，也許她能夠沿着廊下過去，當她站在門口的時候，一把傘在她身後張開來，那是照管他們房間的女僕來了。

「您切莫弄濕了，」她笑笑，自然是說意大利語，旅館主人派她來的。

女僕替她張着傘，她沿着砂道走到他們窗下，桌子在那裏，讓雨給洗得綠油油的，而貓

却跑了，她猝然失望，女僕望着她。

「找甚麼東西啊？」

「這兒先有一隻貓來着。」美國女郎說。

「一隻貓？」

「對了。」

「一隻貓？」女僕笑了，「雨中的一隻貓？」

「是的，」她說，「在桌子底下，」然後又說，「啊，我太要它了，我要一隻小貓。」當她說英語的時候，女僕的面孔緊張起來。

「來罷，太太，」她說，「我們該進去了，你要淋濕了。」

「我想也是，」美國女郎說。

她們順着砂道走回去，進了門，女僕在外面合上了傘，當那美國女郎經過帳房時，店主從帳裏面鞠躬，女郎心裏覺得有些東西很小而緊張，店主使她覺得很小而同時實在很重要，她有一種非常重要的一時的感覺。她上樓，打開屋門，喬治正在床上看書。

「你捉住那隻貓了嗎？」他把書放下問。

「跑了。」

「奇怪，它跑到那兒去了呢？」他說，眼從書上移開。她坐在床上。

「我太要牠了，」她說，「我不知道我爲甚麼那樣要牠，我要那可憐的小貓，讓一個可憐的小貓在雨地裏淋着可不好。」

喬治又在看書。

她過去坐在梳妝台鏡前，用手鏡照着自己，端詳側面。先看一面，再看那面。然後端詳頭和頭的後面。

「你想我要是讓頭髮長出來不好嗎？」她問，又看着側面。

喬治望過去看見她的頸後剪得短短的像個男孩子。

「我喜歡這樣兒就好。」

「我膩死了它，」她說，「我膩死了像個男孩子。」

喬治在床上挪了挪位置，自從她開始說話，他就一直在看她。

「你看着真美透了。」他說。

她把鏡子放在梳粧台上，又走到窗前向外看，天漸黑了。

「我要把我的頭髮披向後面，又緊又光滑，在後面做成一個大結子，要覺得出來的，」

她說，「我要有一隻小貓坐在我的懷中，我摸牠，牠就嗚嗚的叫。」

「是嗎？」喬治在床上說。

「我要用我自己的銀器在桌上吃飯，我要蠟燭，我要把它點燃，我要在鏡子前面刷頭髮，我要一個小貓，我要幾件新衣。」

「噫，住了罷，找幾本書看去，」喬治說，他又在看書。

他的妻子正向窗外看着，天很黑了，雨仍在棕櫚樹間下着。

「無論如何我要一個貓，」她說，「我要一個貓，現在我要一個貓呀，如果我不能有長頭髮或者任何好玩兒的，我能有隻貓兒也好。」

喬治並沒聽見，他在看他的書，他的妻子向窗外望去，廣場中有亮光移過來。有人敲門。

「Ayah!」（進來）喬治說，他從書上抬頭看。

門口站着那女僕，她緊抱着一隻繡紋的大花貓，從身上滾下來。

「恕我，」她說，「店主人要我這貓給太太送來。」

第十一章

羣衆總是在城並把一塊塊的麵包扔到牛圈裏，然後又扔壘子和皮做的酒瓶。不斷的吹哨呼叫，最後牛被打得太疲乏了，屈膝跪下來，有一個伙計騎在牠頸上，用錐子把它殺死了。羣衆越過欄杆來圍繞着鬥牛者，有兩個人捉住他扶着牠，又有人剪掉牠的辮子。牠動着，一個孩子把它搶過去拿着跑了。後來我在咖啡店看見牠，牠很矮，有一張棕色的臉，喝得很醉。他說：「它竟以前常有人這樣兒，我不算是一個好鬥牛的。」

出了季節

白都齊化掉他由在飯店的花園裏打掃地面掙來的四個里拉，他就喝醉了。他看見那年輕的紳士從道上走來，很神祕的同他說話，那年輕的紳士說他還沒有吃飯。不過他一等吃完午飯就預備走，頂多四十分鐘或是一點鐘。

在橋邊的酒店那裏他們又把三個鐵搭子託付給他，因為他對於下午的職務是那麽可靠而神祕，那是一個風天，太陽從雲後出來，一會兒又在雨中消失了。是一個釣鱒魚的好日子。那位年輕的紳士從飯店里出來，問他關於釣桿的事，好不好叫他的妻子拿着釣桿隨後跟來？白都齊說：「好的，讓她跟着我們。」那年輕的紳士便又回到飯店裏和他的妻子說話。他和白都齊沿路走下去，那年輕的紳士抗着一桿毛瑟槍，白都齊看見那妻子，她和那年輕的紳士一般年輕，穿着爬山的靴子，戴了藍色的帽子走出來，跟着他們沿路走下去，帶着釣魚桿，沒有接好，一手拿着一截。

白都齊不喜歡她在身後走，他向那年輕的紳士弄眼色喊道：「小姐，趕上這兒來和我們一同走，太太，趕上來，讓我們一塊兒走。」白都齊要三個人一塊兒走下科爾丁那街去。

那妻子逗留在後面悻悻的跟着，白都齊柔聲的喚道：「小姐走上這兒來和我們一道走。」那年輕的紳士向後背看並喊些甚麼。那妻子不再拖在後面了，走上來。

他們從城中主要的大街走過，每遇見一個人白都齊都用心用意的打招呼。Buon di, Arturo! (好呀，阿瑟!) 摘一摘帽子。銀行書記從法西斯咖啡店的門裏注視他。三五成羣的人們站在店前看着這三個，那些正在那新飯店的基石上做工的，穿着撲滿了石粉的外衣的工人們也抬頭看他們走過，除了城中那個瘦而老的，鬍鬚上沾滿了唾液的乞丐當他們走過時還舉舉帽子以外，並沒有人和他們說話或有甚麼表示。

白都齊停在一家店舖門前，那店的窗裏擺滿了瓶子，他便從他那舊軍衣的袋裏拿出他的空瓶子。「喝一點兒，太太，喝一點兒麻撒辣罷，喝一點兒，喝一點兒。」他用瓶子打手勢，那是一個奇異的日子。「麻撒辣，您喜歡麻撒辣嗎？太太？一點兒麻撒辣？」

那妻子悻悻的站着，她說，「你們願意搞就搞去罷，我不懂他說的話，他是不是醉了。」那年輕的紳士顯見是沒聽白都齊說甚麼，他正在想，甚麼鬼叫他說麻撒辣呢？那是馬克·斯必爾彭喝的呢！

「錢，里拉，」白都齊終於拉着那年輕紳士的袖子說了。他笑了，還不肯說明目的，却要年輕的紳士自動給他。

那年輕的紳士拿出他的袋中記事本，給了他一張十里拉的票子，白都齊上了台階，來到那「特種國內外名酒」的店門前，門是鎖了。

有人從街上過，罵着說：「直到兩點鐘還關着門呢，」白都齊下了台階，他覺得不好過，他說不要緊，我們能在康科的亞買到。

他們三人並排沿路走到康科的亞，那年輕的紳士在那堆放着長鏽的拖車的康科的亞門前說：「Was wollen Sie, J. (怎麼樣了?)」白都齊把那疊了又疊的十里拉的票子遞給他說道：「沒買到甚麼，甚麼都沒有。」他踉蹌不安了。「麻撒拉，也許，我不知道，麻撒拉？」

那年輕的紳士和他妻子進了康科的亞的門，紳士對站在糕點櫃後面的女孩子說：「來三個麻撒拉。」她問道：「你要兩個？」他說：「不，還有一個給一個老頭兒。」她說：「噯，一個老頭兒！」說着笑了。放下瓶子，把三個泥湯樣的酒倒在三個杯裏。那妻子正坐在一排報夾子下的桌旁，那年輕的紳士把一杯麻撒拉放在她面前。「你最好也喝一杯罷，也許它能讓你覺得舒服些。」她坐着看那杯子，那年輕的紳士拿了一杯酒走出門去給白都齊，但却看不見他了。

「我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他拿着杯子回到糕點屋裏說。

「他要一夸特，」那妻子說。

「四分之一公升有多少？」那年輕的紳士問那女孩說。

「要 bianco (白的) 麼？一里拉。」

「不，要麻撒拉，把這兩個也放進去。」他說着把自己的一杯和給白都齊倒的那杯都給她。她就用一個漏斗把那四分之一公升的酒器灌滿。那年輕的紳士說：「拿一個瓶子來裝好罷。」

她去找一個瓶子，一切都使她瞧着有意思。

「我很抱歉讓你那樣不痛快，我在午飯時不該那樣說話，其實我們說的是一件事，只是看法不同罷了。」他說。

「那沒甚麼不同，一些不同也沒有，」她說。

「你不太冷麼？我希望你再穿一件汗衫。」他問。

「我已經穿上三件汗衫了。」

那女孩拿着一個很細長的棕色瓶子進來，並把麻撒拉倒在裏面，那年輕的紳士又給了五個里拉，他們出了門，那女孩很高興。白都齊正在對面迎着風走來走去，拿着釣桿。

「來罷，」他說，我拿着桿子，別人瞧見有甚麼關係呢？沒人找我們的麻煩，在科爾丁那沒人跟我搗亂。我在城中時就知道他們，我當過兵，城裏誰都喜歡我，我賣蝦蟆，說甚麼

禁止釣魚？沒的事！沒的事！沒麻煩。大鱒魚，我告訴你；多着呢！」

他們從山上下來向河走去，城在他們後面，太陽下去了，微雨正飄着。白都齊指着路過的一個房子門口站着的一個女孩子說：「那就是我的女兒。」

「他的醫生，他是指給我們看他的醫生麼？」那妻子說。

「他是說他的女兒。」那年輕的紳士說。

那女孩進入白都齊指點的那所房子去了。

他們走下山過了野地，然後轉過去沿着河岸走，白都齊嘖嘖咕咕擠眉弄眼的說着話。當他們三人並排前行的時候那妻子迎着風嗆咳起來。她在她的肋骨上輕捶了一陣，他一會兒說但皮曹方言，有時又說太羅拉日爾曼方言，他不知道那年輕的紳士和他妻子最懂那一種，所以他兩樣都說。可是當那年輕的紳士說呀，呀（*ay ay*）的時候，白都齊便決定完全說太羅拉話了。那年輕的紳士和他妻子一點兒也不懂。

「城裏人人都看見我們拿着釣桿走路了。我們也許讓苑警跟隨上啦，我希望別去幹這傻事了。這個可惡的老傻瓜又喝得那麼醉。」

「你還沒得到回去的代價，你自然還要往前去啊！」那妻子說。

「你爲甚麼不回去呢？回去罷，戴妮。」

「我要和你在一塊兒，如果你進了監獄我們最好一同去。」
 他們急轉下河岸而白都齊站在那兒，風吹動他的衣，他正在河邊打手勢呢。河水棕黃而多泥。往右邊去有一個垃圾堆。

「用意大利話對我說，」那年輕的紳士說。

「Uh, mezz' ora, Piu' d'un' mezz' ora」(半點鐘，半點多鐘。)

「他說了頂少還要走半點鐘，回去罷，戴妮，你在這風裏頭一定冷，天兒不好，怎麼說也沒意思。」

「好罷，」她說着爬上了長草的河岸。

白都齊正在河下，沒注意到她，等她快從頂上看不見了才瞧見，他喊道：「Grau! Grau

Leini」(譯者註：人名，是他胡喊的)不要走啊。」

她走過了山頂。

「她走了，」白都齊說，那使他吃了一驚。

他把繫釣桿的橡皮圈去掉，開始接起一根釣桿來。

「可是你說還有半點鐘走呢。」

「欸，是的，再走半點鐘就好，這兒也好。」

「真的嗎？」

「自然，這兒那兒都好。」

那年輕的紳士坐在岸上接起一根桿子來，安上輪軸，把線穿過導管。他感覺不安。怕隨時會有管苑者或一羣市民從城裏來到岸上，他能夠看見城裏的房屋和山邊的鐘塔。他打開他的墜頭兒匣子。白都齊側身過去把他的平面硬的拇指和食指伸進匣去掏那濕了的墜頭兒。

「你有墜頭兒麼？」

「沒有。」

「你得有墜頭兒，你得有鉛塊兒，一點兒鉛，就在這兒；就在鉤子上，要不然你的釣餌就要漂在水上了。你得有一點兒鉛塊兒。」

「你有了嗎？」

「沒有，」他失望的向袋裏望去，在他裏面穿的軍衣袋內鑲邊的泥污中找，「我沒有我們得有鉛。」

「那麼我們就不能釣了，」那年輕的紳士說着就把桿卸開，把釣絲經過導管裏收回來，「我們去找點兒鉛，明天再釣。」

「聽着，卡羅，你得有鉛塊，線要漂在水上了，」白都齊這一天又在眼前成爲泡影了。

「你得有鉛塊，一點兒就夠了。你的材料兒都頂乾淨頂新，可就是沒墜頭兒。我要不然就帶來了，可是你說你甚麼全有。」

那年輕的紳士看着那河，讓融化了的雪給弄得不是顏色了，他說：「我知道了，我們找點兒鉛塊，明天再釣。」

「早晨幾點鐘？告訴我罷。」

「七點鐘。」

太陽出來了，天氣暖 and 舒暢，那位年輕的紳士覺得解脫了似的。他不再犯法了。他坐在河邊，從袋中把麻撒拉酒瓶掏出來，遞給白都齊，白都齊又遞回來，那年輕的紳士喝了一口，又遞給白都齊，白都齊又遞回來，他說：「喝呀，喝呀，那是你的麻撒拉。」那年輕的紳士又喝了一小口把瓶拋過來，白都齊先已注意好了。他很快的接着瓶子豎起來，他喝酒的時候脖縫上的灰頭髮擺動着，他的眼注視着那狹小的棕色瓶的一頭，他全給喝了。他喝的時候太陽照着，妙極了。究竟還是一個好日子，妙日子。

「記住，卡羅！早上七點鐘。」他把那年輕的紳士叫卡羅已經好幾次了，沒出事。那麻撒拉真不錯，他眼睛亮了。這樣的日子還長着呢。早上七點鐘就要開始。

他們上山向城裏走去，那年輕的紳士走在前頭，上山已上了好遠，白都齊招呼他。

「請聽，卡羅，你能賞給我五里拉麼？」

「今天要麼？」那年輕的紳士不高興的問。

「不，不是今天的，今天給我算明天的。我明天甚麼都帶來，麵包，香腸，乳酪，還有那大家都要用的好材料，你和我，還有太太，釣餌，柳條魚，不光是蟲子，也許我還能打點兒麻撒拉，五里拉一起在內，賞給五里拉罷。」

那年輕的紳士在他的袋中記事本裏找出一張兩里拉的票子和兩張一里拉的。

「謝謝你，卡羅，謝謝你，」白都齊用着卡爾登俱樂部中一個會員從另一個人接過晨報時的腔調說。這就是生活。他來到旅館的花園中，用一把鏟叉子敲開凍結了的糞，生活就展開了。

「到七點鐘，卡羅，」他拍着那年輕紳士的背說，「準七點鐘。」

「我也許不去，」那年輕的紳士說着把錢包放回袋裏。

「怎麼，」白都齊說，「我一定有柳條魚，先生，多樣東西，你和我還有太太，三個人。」

「我也許不去，」那年輕紳士說，「多半兒不去，我要給帳房掌櫃的留話兒的。」

第十一章

如果離你下面很近，你就可以看見維拉他和牛糾纏一起，罵牠，當牛俯過來時他閃過去穩得像風中的橡樹，他的腿並得緊緊的，紅旗拖曳着，刀也隨在身後，畫了一道曲線於是他罵牛，用紅旗撲牠。閃身躲過牛的衝擊，脚步站穩，紅旗揮着，每閃身一次，觀眾都喝采。

當他開始殺牛時就一下子湧上去，牛直目向前看着他恨極了，他從尖心形的紅巾中拉出刀來，同時看準了，叫牛道：「多祿！多祿！」牛衝過來，維拉他也衝過去，一下子就滾成一團了，維拉他和牛滾成一團，事就完了，維拉他站得直直的，血濺紅了的刀柄兀自插在牛肩膀間。維拉他舉手招呼觀眾，牛帶血吼着直望着維拉他，蹣跚了下來。

越過雪原

鐵纜車又顛了一次，然後停住了，不能再走了，雪從軌道那邊大塊的飄過來，掠過暴露的山面的狂風把雪都掃入一個風檔裏，尼克在行李車中用蠟打光了他的滑雪屐，把靴子套前趾的鐵套中，把夾板扣緊，他從車沿跳到堅硬的風檔上，翻身跳下，彎了腰，拖着滑雪棒，一下子溜下了山坡。

喬治在下面雪地上一起一伏的看不見了，尼克在山邊猛的俯下，陡然起落，心中一切好像都忘了，只覺得像在飛舞一般，身體感覺非常暢快，他立起來輕輕滑下去，下去，下去；越來越快，一直衝到下面最後的峻峭的長坡上，雪好像從他腳底下飛散似的，他又蹲下去；幾乎坐在雪屐上，好把重心降低，雪就好像帶着砂塵的暴風雨一樣的揚起來，他知道速度太高了，可是他保持得住，他不會任它跌倒的，後來有一塊被風吹到一個洞裏的軟雪滑倒了他，他爬起來又爬起來，兩隻雪屐互相碰擊着，自己覺得好像是個挨了槍的兔子，後來衝過去了，他的腿交叉着，雪屐直衝向前，他鼻子耳朵都沾滿了雪。

喬治站在坡下不遠，用兩隻大手掌拍去風衣上的雪。

「你挺好看，米跳，」他招呼尼克，「那軟雪真討厭，也把我照樣兒絆了一下子。」

「那深谷好像是那兒？」尼克仰臥着又站起來把雪屐四面踢着。

「就在左邊兒，正好好很快的滑下去，那底下有一個克利士德讓一個籬笆圍着。」

「等一會我們一塊去。」

「不，你先下去，我喜歡看你怎麼樣溜到谷裏頭去。」

尼克阿當斯起來從喬治面前過去，背部寬寬的面孔漂漂亮亮的，仍然撲滿了雪，於是他開始用雪屐的邊緣滑着，他屈下身去，腳底下在結晶的雪粉上發出嘩嘩的聲音，當他在波狀的谷裏起伏時，就像是漂浮起來又沈落下去似的。

他向左滑去就到了終點，當他向籬笆衝去的時候，把兩膝並得緊緊的扭轉身像是擰緊一個螺絲釘把雪屐陡的向右轉過，激起一陣雪烟，和山邊與鐵絲籬笆平行着減低了速度。

他向山上望着喬治屈着膝用着畫電報碼似的姿勢滑下來一腿向前彎着，另一條腿拖在後面，着地處激起一陣陣的雪花來，最後用整個的單腿跪下的姿勢畫了一個美麗的右曲線風着身閃忽前忽後的甩動，身體向外斜着保持不倒，滑雪棒在滑曲線時像好些光點全都裹在一陣狂驟的雪雲中。

「我怕到克利斯德那兒去，」喬治說，「雪太深了，你行。」

「我可不能用腿畫電報碼兒。」尼克說。

尼克把鐵絲籠上面一股用雪屐踏下來，讓喬治先滑了過去，然後尼克自己隨他滑到路上，他們順路屈膝滑進一個松林，路面變成光滑的冰了，從木頭染上橙黃和菸草的黃色，兩個滑雪人順着路旁的雪中走，那條路直落到一條溪中然後又一直奔上山去，他們從樹林中能夠望見一所長而矮屋簷的久經風霜的樓房，從樹中，望去是枯黃的顏色，再近些就看見漆成綠色的窗櫺，但漆色都斑駁了。用一根滑雪棒把夾板敲鬆就把雪屐踢開去了。

「我們最好把他們也帶到這兒來。」他說。

他肩上抗着雪屐爬上那峻峭的路，把鞋後跟的釘子都敲入冰中，他聽見喬治在他身後喘息也把鞋後跟敲着，他們的雪屐集攏靠着店牆放好，各自把褲上的雪拍掉，把靴子踩乾淨，然後走進去。

裏面很暗，一個大泥爐子在屋中一角放光，天花板很低，屋內兩邊放着光滑的條凳，靠着暗的酒痕斑斑的桌子，兩個瑞士人坐着吸烟斗，爐旁放着兩杯渾濁的新酒，兩個孩子脫了外衣，靠牆坐在爐子對面，隔壁屋中的歌聲住了，一個穿着藍圍裙的女孩走進門來，問他們喝甚麼酒。

「一瓶西翁，」尼克說，「好麼，喬治？」

「好的，」喬治說，「你對於酒比我在行，我甚麼都喜歡。」

那女孩走了出去。

「實在沒有甚麼事比得上滑雪，是不？」尼克說，「頭一次跑下一趟長途來就覺出來了。」

「唔，」喬治說，「儘說沒意思。」

那女孩拿了酒來，他們覺得塞子很費事，尼克終於打開它。那女孩走出去，他們聽見她在隔壁屋中唱德語的歌兒。

「那些軟木塞的碎渣子在裏邊沒關係，」尼克說。

「我想她許是拿點心去了。」

「等會兒瞧。」

那女孩進來，尼克注意到她的圍裙遮蓋着她懷孕的肚皮鼓鼓的，他想當她頭一回進來時我怎麼會沒看見呢。

「你在唱什麼？」他問她。

「歌劇，德國歌劇。」她無意討論這個題目。「我們有蘋果餅你要嗎？」

「她不是挺皮勁嗎？」喬治說。

「噫是的，她不知道我們，她以為我們拿她唱的歌開玩笑呢，也許她許是在說德語的地方長大的，她不高興在這兒，她許是沒結婚就要生孩子，所以不高興。」

「你怎麼知道她沒結婚？」

「沒問題咳，這裏沒有那個女孩子結婚的，非等到受了閑話不可。」

門開了，一羣樵夫順着路上走進來，揮揮靴子，在屋中冒着白氣，女侍給他們端過三杯新酒，他們坐在兩張桌旁，脫了帽子，靜靜地吸煙，背靠着塔或是伏在桌上，外面木雪搗上的馬偶而搖頭，使鈴鐺發出清脆的響聲。

喬治和尼克很高興，他們彼此都很相投，他們知道回去時還要跑一陣呢。

「你什麼時候回學校去？」尼克問。

「今天晚上。」喬治答，「我要趕蒙特婁來的十點四十那趟車。」

「我希望你能够滑回去，我們明天好作。」

「我可學會了，」喬治說，「嘻，米凱，你不願意一塊喝酒麼？」穿好雪屐趕車去，還得足跑一氣，然後上酒館，再一直穿過俄伯藍上瓦來斯，跑過了恩加丁，正好整理提包和背囊裏的襯衣襪袴，也不管學校，什麼也不必管。」

「對，還可那樣兒走過史沃茲沃德，嘻，那些有意思的地方。」

「那就是你夏天在那兒釣魚的地方，不是嗎？」

「是的。」

他們吃烙餅，並且喝剩下的酒。

喬治背靠着牆閉上眼睛。

「我喝了酒總這樣兒。」他說。

「不舒服？」尼克問。

「不，我覺得不錯，頂有意思。」

「我知道，」尼克說。

「實在的，」喬治說。

「再喝一瓶好嗎？」尼克問。

「我可不要了，」喬治說。

他們坐在那兒，尼克把肘支在桌上，喬治背抵牆騎過去。

「海倫是要生小孩了嗎？」喬治說，離開牆伏到桌上。

「是的。」

「什麼時候？」

「明年夏天末。」

「你高興嗎？」

「是的，現在很高興。」

「你要回國去嗎？」

「或許。」

「你想回去嗎？」

「不。」

「海倫呢？」

「不。」

喬治坐着不響，看着空瓶空板。

「不悶麼？」他說。

「不，不怎麼，」尼克說。

「爲什麼不？」

「我不知道。」

「你們在國內常一塊滑雪麼？」喬治說。

「我不知道？」尼克說。

「山不怎麼好。」喬治說。

「不，」尼克說，「石頭太多，木頭太多，太遠。」

「是的，」喬治說，「加利佛尼亞就那樣。」

「對了，」尼克說，「我到過的地方都那樣。」

「對了，」喬治說，「可不是那樣？」

那瑞士人站起來給錢走了。

「我想當瑞士人，」喬治說。

「他們全都是腫脖子，」尼克說。

「我不信，」喬治說。

「我也不信，」尼克說。

他們笑了。

「也許我們再也不滑雪了，尼克？」喬治說。

「我們該走了，」尼克說，「你若不會就沒意思。」

「好吧，我們走罷，」喬治說。

「我們去罷，」尼克贊成。

「我希望我們能立個約，」喬治說。

尼克站起來，他把風衣扣緊，倚着喬治從牆邊拿起兩根滑雪棒，把一根插在地下。

「立約沒什麼好，」他說。

他們開門出去，天很冷，雪下的很大，路直通到山上松林裏。

他們從店裏靠牆處拿下雪屐來，尼克戴上手套，喬治已肩着雪屐上了路，現在他們一塊兒滑回去了。

第十三章

我聽見鼓聲沿街響過來，然後是橫笛和笛子，後來他們都環繞着街角跳起舞來，街上充滿了他們，梅拉看見他，後來我也看見他了，當他們停止奏樂而蹲下的時候，他也和大家一同蹲在街上，他們又開始動作了，他也跳起來隨他們沿街舞下去，他真醉了。

梅拉說：「你下去跟着他，他恨我。」

於是我下去追上他們，在他蹲下等待奏樂的時候便一把抓住他說道：「來罷，路易斯，看基督份上，今天下午你有牛可鬥呢。」他沒聽見我的話，他靜等着聽樂聲呢。

我說道：「不要當傻瓜呀，路易斯，回飯店去罷！」

那時樂聲又起了，他跳起來掙脫我，開始舞着，我抓住他的臂膀，而他却甩開了說道：「噯，讓我獨自個兒罷，你又不是我的母親！」

我回到飯店，梅拉正在阳台上往外看，看我把他帶回來沒有，他看見我便進去，很不高興的下樓來。

我說：「好啊，他簡直是一個不懂事的墨西哥野人。」

梅拉說：「可不是嗎，在他被牛觸了以後誰去殺牛呢。」

我說：「我們罷，我想。」

梅拉說：「對了，我們，我們去殺那野人的牛，醉鬼的牛，那跳「繞繞舞」的人的牛。對了，我們去殺，我們真去殺，對對對。」

我的老頭兒

我猜想我的老頭兒這會兒要成了個胖子了，也像你們周圍所見的那些齊齊整整的小胖子，不過他從來可沒有那樣過。只是後來才有那麼點兒，那也不怪他。當初他還能騎馬奔跳，並且能帶很重的東西。我還記得他穿了兩件緊上身，外面套上一件橡皮短衫，外面還穿上一件大汗衫，在上午的烈日下拉我去和他一同跑。他也許是在早晨四點鐘才從都靈回來，又把一匹拉左種的馬套在車上，把馬打出馬廄，乘着朝露未去太陽才升的時候出去試遊了一回。我得幫他脫去靴子，他穿上一雙軟鞋，和那幾件汗衫，我們便出發了。

「來罷，孩子，我們先活動活動。」他說着踏着腳尖在馬師穿衣室前面走來走去。

於是我們出發了。先在內場緩步一週，也許他跑在前頭，跑得很好。然後轉向門外跑去，順着一條從聖西羅通出來的路，兩旁都種着樹。上路以後我就得跑上他前面，我能跑得很有力，還得四面看，他却正在我後面徐徐的跑着，稍過一會兒，我再回頭一看，他已出汗了。出汗出的很厲害，他只得把眼看着我背後跟着拖了。可是一見我在看他他就笑了說：「出汗的多了嗎？」當我的老頭兒笑時誰也忍不住笑。我們一直跑到山邊去，於是我的老頭兒喊

道：「嘿，周！」

我得回頭看看，他坐在一棵樹下用圍在腰間的毛巾擦脖子呢。

我得走回來坐在他一旁，他從袋裏抽出一條繩子來，開始在太陽底下跳繩。滿臉都是汗，在白色的灰塵中跳着，繩子拍拉，拍拉，拍，拍，拍的響着。太陽越曬得熱了。他却在那一段路上跳得更起勁兒！瞧我的老頭兒跳繩也是件趣事。他能够急揮慢搖，真妙！有時候過路的人們看着我們，他們是要到城裏去的，用大而白的舵輪轉動着車子。他們一定想那老頭兒是個遊手好閑的家伙！他儘管跳他的，直等到他們站住了不動，看着他，才躲開，他們也就把車閘咯咯開動再往前去。

我眼着他在大太陽底下玩着，真挺喜歡他，他真有趣，玩得真起勁，跳完了滿臉出汗像水洗了似的。於是他把繩子掛到樹上，過來和我一同坐下，背靠着樹，用毛巾和一件汗衫圍在脖子上。

「簡直挺不下來，周，」他說着向後仰靠並閉上眼睛。長而深的呼吸。「不像你還是個小孩兒的那時候了。」於是他站起來去涼快涼快，而我們就慢慢走回馬廄去。那就是減輕體重的法子，他總是着急。大多數騎師們都能騎得很快，只有一位每次總落後一甚遠，但是我的老頭兒就不行了，他要不這樣練跑，簡直騎不下幾基羅來。

我記得有一次在聖西羅，一個名叫李勾利的矮子，替布左尼騎的，從馬場跑過來到欄邊要些涼東西，用鞭拂着靴，在他過完了磅以後，我的老頭兒也剛過完了磅，正夾着馬鞭子走出來，面色紅紅的，看似很疲倦，衣裳穿着顯小，他站在那兒望着正立在欄外的年輕的李勾利，冷冷的而有孩子氣，我就說道：「甚麼事，爹？」我想也許是李勾利碰了他或怎樣了，而他只是望着李勾利說：「噫，真討厭！」說罷走到更衣室去。

對了，如果我們留在米爾並在米爾和都靈騎馬也許就對了，因為只有那兩處還好對付。輕輕的，周，「我的老頭兒在一陣惡賽之後得勝了，下馬對我說。我問他來着。」這一趟總算騎下來了，就是步法得準，一不準就跳出危險來了，周，我們沒甚麼步法，可是跳的也不壞。不過總是在步法上容易出危險，跳時倒沒甚麼。」

據我所知他在聖西羅騎馬騎的最好，可是老頭兒說那簡直是受罪。差不多每星期天天都要在米拉菲爾和聖西羅兩地之間騎馬往還，每隔一天的晚間還要練習一次。

我對於馬也是外行，每當它們出來，上了道，跑到站頭，這中間都像有些講究，騎師緊勒着牠們，就有一種生氣勃勃的樣子，也許稍放鬆一些，讓牠們小跑一陣。還有牠們一進了場內更使我驚嘆不止。特別是在聖西羅有大而綠的場地和不遠的山。那胖胖的起碼員拿着大鞭子，騎師們四外去踏馬，然後攔欄忽的關上了，鐵敲響了，牠們成一排跑出去，然後跑成

一長列，你們知道一排馬跑出去的樣子罷。如果你站在高處用一付望遠鏡看看，就會看見牠們衝了出去，然後鐘聲住了，餘音還像千年不絕似的。然後牠們抹過轉角處。我還沒看見過這麼好看的事呢。

可是有一天我的老頭兒在更衣室中穿上便服時却說：「那都不是馬，周，他們要殺了這些玩意兒到巴黎去賣皮和掌呢。」這是他贏得商業獎金那天說的。蘭脫娜在那天最後百味時把她自己甩出場外，像拔出一個瓶塞似的。

就在商業獎以後我們便退出，離開了意大利。我的老頭兒和霍爾布魯克，還有一個戴草帽不斷用手帕揩臉的胖子在加勒利亞的一張桌旁發生了一次爭辯。他們全都說法語，他們兩人跟着我的老頭兒說些甚麼。最後他再也不說甚麼了，只是坐在那裏看着霍爾布魯克，那兩個人仍喋喋不休。先是一個說，然後第二個說，那胖子總是和霍爾布魯克插嘴。

「你去上外面給我買一份游藝報好罷，周？」我的老頭兒說着遞給我兩錢迪，仍在向霍爾布魯克看着。

於是我走出加勒里亞，走過去到斯卡拉門前買了一張報，回來站了一會兒，因為我不肯插嘴，而我的老頭兒正靠在椅上低頭看着咖啡用一個匙攪着。霍爾布魯克和那大胖子都在站着，那大胖子正擦臉並搖着頭。我來了，我的老頭兒便好像那兩個人不在那兒似的說道：

「要冰麼，周？」霍爾布魯克低頭看了看我的老頭兒，慢條斯禮的說：「你這個狗東西！」他就和那胖子穿過桌子走出去了。

我的老頭兒坐在那兒向我微笑，可是他的臉煞白，看着像病得很厲害，我害怕了。心裏很難過；因為我知道一定發生了甚麼事。我也不明白誰竟敢叫我的老頭兒做狗東西，不能就算了。我的老頭兒打開游藝報看了一會兒賽馬的優勝記錄。然後他說道：「你還有的是事情可做，周。」三天以後我們爲了好些就離開米蘭，坐上都靈列車到巴黎去。行前把一口箱籠和一口衣箱所裝不下的東西都在拖能馬房前面拍賣了。

我們在清早便進了巴黎的一個長而污穢的車站。老頭兒告訴我那便是里昂車站。巴黎比起米蘭來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城。好像在米蘭人人都是要到那裏去，而所有的電車也都要開往那裏去。各有目的地，一點混合的跡象都沒有，可是在巴黎人們却是滾在一起的，決不像要跑開去。我雖然只喜歡它的一部可是究竟很喜歡它了。據說巴黎有世界最好的跑道呢。好像有件東西使它整個的活動着。而你唯一能够計算的事就是每天公共汽車都要開出到各各不同的路綫上去，經過各處一直開上路綫，我還不能真正知道巴黎，因為我只不過每星期一二次同老頭兒從梅森來，而他總是坐在佩克斯咖啡館內演歌劇的那一邊，和從梅森來的那些人在一起。我想那裏定是全城最熱鬧的區域之一。不過像巴黎那麼大的城竟會沒有一個加勒利

亞，豈不是很可笑的麼？不是麼？

好了，我們都住到梅森拉菲特一位麥耶太太開的公寓裏，除了住在錢梯利的人們以外差不多人人都要到梅森拉菲特去住的。梅森是我一生所住過的最好的地方，城不大却有一個湖和一個很好看的樹林，我們常到那林裏去盪槓一整天，我們兩個小孩子。我的老頭兒給我做了一個彈弓，我們用它打來許多東西，最好的一件是一隻喜鵲。小笛克阿金生有一天用它打着一隻兔子，我們把它放在樹下圍坐着。笛克有幾根紙煙。忽然間那兔子跳起來了，鑽進叢林裏去。我們去追也找不到了。嘻，我們在梅森可好玩了，梅耶太太常在早晨給我飯吃，我一去就是一整天，我很快就學會說法語了。很容易學。

我們一到梅森，我的老頭兒就寫信到米蘭去要執照，他等得很着急，他常和一些人坐在梅森的巴黎咖啡店裏，那裏有些人是他戰前在巴黎騎馬住在梅森的時候認識的。有的是時候在那裏坐着。因為騎師們在馬房的工作在早晨九點鐘就都做清楚了。他們在清晨五點半鐘把第一批馬帶出去奔馳，八點鐘時再帶出第二批，那就是說雖然早起却也早睡。如果一個騎師為別人騎馬，他不可喝醉，因為如果他是個孩子訓練者總要注意他，他若不是個孩子他自己也要注意自己。所以一個騎師若沒事做時他多半和大夥兒坐在巴黎咖啡店裏。他們大家對着威茅斯和塞爾滋（注：一種蘇打水。）一類的飲料一坐就是兩三個鐘頭，談天，講故事，打

彈子，那裏就像是一個俱樂部或米爾的加勒利亞。不過它並不真像加勒利亞。因為那兒人人隨時可走，人人都環桌而坐。

好了，我的老頭兒接到他的執照了。他們沒說甚麼就傳遞給他，他騎了兩回，總是上阿眠和上邊鄉村那些地方，但是他並不像真要下場競賽，人人都喜歡他。每逢在上午到咖啡店去總看見有人和他一同喝酒，因為我的老頭兒不像那些在一九〇四聖路易世界賽會得過獎的騎師們一樣擺架子。那就是我的老頭兒能替喬治彭斯騎馬的原因，人人都願意他騎也都因為這個。

我們每天從梅森乘車到他們跑馬的地方去，那最有趣不過了。當馬們從杜威爾回來的時候我很高興，我也喜歡那裏的夏天，甚至於連到樹林中盤桓的時間都沒有了。因為那時我們得騎馬到恩漢或特倫布雷或聖克勞德去站在訓練者和馬師的地位看馬。我每天和大家一同去，對於賽馬果真更熟悉而興趣也與日俱增了。

我記得有一次在聖克勞德，那是一次二十萬法郎大競賽，一共有七號馬，最出色的一匹是沙皇，我同我的老頭兒到場中去看馬，你們決沒有看見過那樣的好馬，那匹沙皇是一匹大黃馬，看去就和在跑着一樣，我從來沒看見過那樣一匹馬，有人牽着牠繞場躍着，頭低垂下去。當牠從我身旁走過時，我從心中覺得牠真是太美了。從來沒有那樣一匹奇異，瘦而善跑

的馬！牠繞場走着，腳步恰當，安靜，小心，靈便，好像就知道要怎樣做似的。並不像你們看見過的那些出賣的馬一樣慌張。四腿直立，兩眼亂望。人太多了，我不能再看見牠，只看見牠的腿和幾點黃色過去，我的老頭兒從人羣中鑽過。我也隨着他來到樹林後的馬師更衣室，那裏也有一大羣人。但是那站在門口戴圓頂高帽的人向我的老頭兒點了點頭，我們就進去了。人人都環坐着穿衣，從頭上把襯衫套進去，又穿上靴子，全都顯得很熟，又有一股汗味和塗抹的藥味。外面的羣衆正往裏面看。

老頭兒過去坐在正在穿袴的喬治加德納身旁說道：「怎麼樣？喬治？」用一種平淡的口吻，因為他覺得這話並沒有甚麼用處。而喬治也許能告訴他也許不能告訴他。

「他瘋不了，」喬治彎着腰低聲說，把袴腿扣上。

「誰呢？」我的老頭兒也彎腰湊過去說。

「克庫賓，」喬治說，「如果他瘋了，給我留兩張票。」

我的老頭兒用一種正常的口氣對喬治說了些甚麼。喬治說：「我告訴你，甚麼都別賭。」說時像小孩兒似的。我們便從人羣中擠出來。可是我已經知道一定有可觀之事了。因為喬治正是沙皇的騎師。在路上他用起碼的價錢買了一張黃馬票，沙皇值十法郎只付五法郎，塞菲西多次之，三比一。表列第五的是那克庫賓，八比一。我的老頭兒在克庫賓上賭了

五千，放了一千定錢，我們繞過看台後面上了階梯，找一個坐位好看賽馬。

我們緊緊的擠在人叢中，最先有一個穿長衣戴灰色高帽的人手中揮着鞭子出來，然後是一匹跟着一匹的馬，馬師們都騎在馬上。每人身旁有一個馬僮拉着繫繩，都隨那老傢伙走出來，那匹大黃馬沙皇最先出來，牠初看去並不那麼大，直到你看見牠的腿長和整個的結構和行動的姿勢，你才覺出來。嘿，我從來沒看見過那麼好的馬，喬治加德納騎着牠。他們慢慢的走，跟在那戴灰高帽的老傢伙身後，他好像是馬戲團團主似的在前頭行路。沙皇在陽光下款款行進。全身作金黃色。它後面是一匹好看的黑馬，有很漂亮的頭，湯米阿幾包爾德騎着牠。黑馬後面還有五匹馬，排成一列徐徐經過看台，我的老頭兒說那黑馬就是克庫賓，我仔細端詳牠，果然是匹好馬，但究竟不如沙皇。

人人在沙皇走過時都喝采，他真是一匹漂亮的馬。他們一行從對面繞回到跑道的近端，那團主吩咐馬僮們把馬一個個的疏散開好讓牠們從看台旁邊跑過到站頭去讓人人都痛快的看一看，牠們還沒有跑到站頭那裏就鳴鑼了，牠們全都進入場內，一聲令下並排跑出，像一羣玩具小馬似的，我用望遠鏡注視牠們，沙皇跑得很落後，和一匹栗色駒並駕齊驅，牠們環繞飛奔過去而沙皇却遠遠跟在後面，那克庫賓跑在最前頭毫不費力。嘻，當牠們跑過你們身旁時，你們只要注意牠們越跑就越小了，小了，到轉彎處都擠在一起。拐過去以後又都展開

來，你們的心中也越趨越着急，終於牠們繞過最後的一彎跑上直道，克庫賓遠遠跑在前頭了，人人都覺得有意思，說到沙皇都帶一種惋惜，可是在牠們迫近最後決勝的那一段路時，羣馬中忽然有一件東西跑出來，直進入我的眼睛中，像是一條馬頭的黃帶，人人都開始瘋了似的喊「沙皇」，沙皇跑上來，那種快法是我一生所未見過的。牠追上了克庫賓，那馬也跑得非常之快，而那馬師又狠命的用棍打牠，有一秒鐘內兩匹馬已跑在並排了，都死命的搶先。不過沙皇連跑帶跳足可快出兩倍，超出一頭，但牠們跑過決勝時却正是兩頭相摩的時節，所以板上揭曉時第一名却是二號，那就是說克庫賓贏了。

我心中覺得激動而有趣，於是我們都擠在人羣中下了台，來到給獎的屋前。真的，盡顧着賽馬，把我的老頭兒賭克庫賓賭贏了的事都忘了，我竟還想要沙皇贏，真該死！不過現在事已過去了，我們贏了。

「賽的好麼？爹爹。」我對他說。

他把帽戴在後腦上很有趣的望着我，他說：「喬治加德納是一個好騎師，不錯，實在要一個好騎師才能使沙皇不贏啊。」

我自然知道他這是開玩笑，不過我的老頭兒却鄭重其事的向我說，我竟無詞可答，直等到他們在板上寫出號碼來，付獎的鐘聲也響了。我們看見克庫賓是十付六十七·五。周圍的

人們都在說：「可憐的沙皇！可憐的沙皇！」我就想我若是一個馬師能够代替那個狗東西騎牠够多好。把喬治加德納想成了狗東西，真有趣！我原很喜歡他，況且他還讓我們贏了，不過我想他實在是那麼一坩料！

我的老頭兒在這次賽馬後有了一大筆錢，就更常到巴黎去了，如果他們在特倫布雷競賽，他就不陪他們回梅森而留在城裏了。他和我便坐在佩克斯咖啡館的門前看人們走過。坐在那裏，好玩，不斷有人走過，更有各種形式的人過來要賣東西給你。我愛和我的老頭兒坐在那裏，那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有人過來賣小兔兒，一擠就會跳，真好玩。他們跑來我的老頭兒就逗他們，他能够說法語和說英語一樣流利。那些人們對於馬師都很熟識，所以認識他。那時我們又總是坐在那一張桌旁，所以他們更和我們熟識了。有賣結婚紙的人，有賣橡皮蛋的女孩，那蛋一擠便有一隻公雞出來，還有一個形容憔悴的老人拿着巴黎郵片過來，給人人看，自然誰也沒買他的，那麼他只好回去，却把那一大堆郵片的下面顯出來，原來是些淫畫，於是許多人就搶着去買。

嘻，我記得那些常走過的人們，都很有意思，有些女孩子當晚飯前後跑來想有人帶她們去吃飯，她們和我的老頭兒說話，他却用法語和她們開玩笑，而她們拍拍我的頭也就走了。有一次有一位美國婦人和她的女兒坐在我們隣桌，都在吃冰。我細看那女孩，她長得真好

看。我向她笑笑但也到此爲止，因爲我每天她都見她母親同她在一起，我打好主意要和她說話，却又怕認識以後她母親是否肯讓我帶她到奧特玉或特倫布雷去呢。可是我後來再也沒看見她們了。無論如何我想那不會有錯兒的，我記得我想好了對她說的話是：「原諒我，也許今天我能在恩漢讓你得獎好麼？」不過她也許要認爲我是一個洩露賽馬秘密的人，而不是真有意讓她贏。

我們坐在佩克斯咖啡店，我的老頭兒和我成了侍者的六累贅，因爲我的老頭兒喝威士忌，僅僅值五法郎，那不過是算帳時小費數目罷了。我的老頭兒從來沒喝過那麼多，可是他沒有騎馬，他還說威士忌能够減輕體重，我注意他就這樣下去了。他離開了梅森의 伙件們，似乎只喜歡同我坐在林蔭公路旁，可是他每天都要花錢，他在那次賽馬如果輸了定會感到一種憂鬱，不過一坐到桌前，端起第一杯威士忌酒來他也就好了。

他看着巴黎遊藝報，對我看著說道：「你的女朋友呢，周？」他聽我告訴過他那天隣桌女孩的事，所以拿話來逗我。我臉紅了，可是我願意人家拿她來逗我，聽了心中很痛快。他說：「睜眼等著罷，周，她會回來的。」

他問我好些事的問題，有些事我說了他就笑，於是他就開始講許多事了，關於在埃及，或我母死前在聖摩利茲冰上騎馬的事，關於戰時在法國南部正式賽馬，却不要收入，不准

賭，不要人看，只爲了培養馬種，馬師們拚命騎馬的正式比賽。嘻，我的老頭兒一說就是點把鐘，特別是喝了兩三杯酒的時候。他還告訴我當他是小孩子的時候住在肯塔基出去獵獅子的故事，還有老年間美國還沒有浮華起來的事情，於是他說道：「周，我們要贏一筆相當的錢你就回美國念書去。」

「那裏的事情既都是那廢浮華，我回去幹甚麼？」我問他。

「話不能那樣說，」他說着叫過侍者來付了帳，我們便坐汽車到聖拉柴爾車站，上火車到梅森去。

有一天在奧特玉，一場惡賽以後，我的老頭兒花了三萬法郎買進那匹跑勝了的馬來，他還了一個價而那馬房終於把馬賣了，而我的老頭兒在一星期中就弄好了許可證和旗幟。嘻，我的老頭兒成了馬主，我真驕傲！他和查理特磊克定好廐位就到巴黎來，又開始了大跑出汗，而他和我就算是全馬房的伙計。我們的馬名叫吉爾福德，是一匹愛爾蘭種的好看而可愛的善跳的馬。我的老頭兒打算自己訓練自己騎，是一個好投資。我對一切都驕傲，我想吉爾福德是和沙皇一樣的好馬，是一個好的結實的跳將，一匹栗色駒，在平地上跑得飛快，你要多快有多快，並且她也是一匹好看的馬。

嘻，我真喜歡牠，第一次我的老頭兒騎牠出去，牠在二千五百米障礙物競賽中跑了第

三，我的老頭兒下了馬，人馬全都出了汗，很高興的進馬房去過磅。我對他覺得很驕傲，好像他是第一次參加比賽似的。你們知道：當一個人好久沒騎馬了的時候，你簡直不敢相信他騎過馬的。不過我的老頭兒却全不是這樣，因為在米蘭即使大賽馬在他也算不了甚麼。他贏了也並不興奮或怎樣。現在呢，在比賽的前夜我就睡不着覺了，並且我知道我的老頭兒也很興奮，即便他沒表示出來也看得出，爲自己騎馬就不同了。

第二次吉爾福德和我的老頭兒出去是在一個下雨的星期日，在奧德玉的馬拉獎金四千五百米競賽中。他一跑出去我就在看台上用我的老頭兒新買的望遠鏡來看，他們從跑道遠遠的一端跑出去，在障礙物那裏有些麻煩，馬戴着遮眼罩所以起了煩擾，到障礙物那裏有些後却，但我看得見我的老頭兒穿着黑外衣，上有白十字，戴一頂黑帽，坐在吉爾福德身上，用手拍牠一下，於是他們便一躍而過，跑到樹後就看不見了，而銅鑼就沒命的響起來，而「五賭」的小門開了。嘿，我真高興，我真怕看他們，可是我把望遠鏡對準樹後他們要出來的地方，果然他們出來了，那黑外衣跑在第三，全都像鳥兒似的跳將過去，於是又看不見了。後來又都跑下山來，全都跑得好看，可愛，安閑，很俐落的一齊越過欄，都很結實的跑遠了。跟着他們身後看去，是那麼齊，那麼俐落，然後他們越過那大的雙牛欄，有誰掉了下來我看不清楚，只在一分鐘內那馬爬起來自由的跑掉了。大家還併在一起往前跑，場面已向左大轉變

來到直路上。他們跳過石牆一齊擁向直路來到看台正前的大水坑前，我見他們過來就在我的老頭兒經過時向他歡呼。他跑在前頭相當遠，輕如猿猴般騎在馬上，他們都爭跳水坑，一齊跳過水坑的高欄，馬便互相衝撞了一下，有兩匹馬甩了出去，再往前跑又有三匹壓做一堆。我就看不見我的老頭兒那裏去了。一匹馬自己跪了起來，那馬師拉了韁繩騎上去，又猛然爲了錢向前跑去。另一匹馬自己起來跑開了，急搖着頭，韁繩垂着，就奔去了。而那馬師扶着欄站起來，蹣跚走到跑道一旁。然後才是吉爾福德滾開到我的老頭兒一旁站起來，一隻蹄鉄已落，懸垂着，開始用三條腿跑去，我的老頭兒騎在那裏草地上，仰而朝天，血流滿頭，我趕緊跑下看台擠入一羣人中來到欄邊，而一個警察抓住我不放，又有兩個大個子的担架夫把我的老頭兒抬走，我還看見跑道那一頭有三匹馬從樹後跑出來在跳呢。

我的老頭兒是死過去了，他們把他抬進來，一個大夫用聽診器聽他的心臟，我聽見跑道上的一聲槍響，那是他們把吉爾福德殺了。當人們把我的老頭兒抬進病室時我躺在他身邊並攀住担架不住的哭，他面色那麼白，那麼可怕的死像，我不禁想如果我的老頭兒真死了也許他們就不必射死吉爾福德了罷，它的蹄子也或可以醫好的。但我並不知道，我多麼愛我的老頭兒啊！

於是有兩個人進來，其中的一人拍拍我的背又過來看我的老頭兒，從吊床上拉下一張被

單來蓋。他身上，另一人用法語打電話叫他們派一輛救護車來送他到梅森。而我就忍不住哭，哭還帶一種哽咽。於是喬治加德納進來挨着我坐在地下抱着我說：「來罷，周，好孩子，起來，我們出去等救護車。」

喬治和我出了門，我還要站住大號，喬治用手帕給我擦臉，當人羣湧出門時我們退後了幾步，正在等人們走過時，有兩個人站在我們近旁，其中一人在數一疊五賭的馬票，他說：「好了，巴特拉得到了，好的。」

另一個說：「要是他得到了我可沒好話說，他不過碰着運氣罷咧。」

「我也那麼說，」另一人說着把一疊票都撕做兩半。

喬治加德納看看我是否聽到了，我是聽到了，他就說：「你沒聽見那人說的話麼？周，你的老頭兒是個好腳色啊！」

不過我真不懂；好像他們在起初是不會白白放過一個人的。

第十四章

梅拉靜靜的躺着，頭枕在臂上，臉埋在沙中，他覺得血流得很熱而刺疼，每一次他都覺得牛角撞過來了，有時牛僅用頭來撞他，有一次那角一直刺穿了他，他覺得它一直刺到沙裏，有人拉住了牛尾，他們喊他並用披肩打他的臉，然後把牛拉走了。有人把梅拉抬起來跑到欄邊，出門到看台下過道裏，送到病房。他們把梅拉放在一張吊床上，有一個人去請醫生，醫生從默欄跑來，他原在那裏給刺牛騎士的馬縫傷，他必須停住洗手。頭頂上看台上有人大聲喊，梅拉想說話但是說不出來了。梅拉覺得各種東西都越來越大，後來又越來越小，於是又越來越大，又越來越小，然後各樣東西都開始跑得越來越快，像演電影似的，後來他就死了。

大兩心河（一）

列車繞過一座火燒了的荒山，順着遠不可見的鐵道向前開去。尼克坐在一綑帳篷和臥具上面。那是行李夫從行李車內撒出門來的。那裏已沒了城鎮，除了鐵路和那燒光了的鄉野以外甚麼都沒有，曾經排在森尼一條街上的十三家沙龍一點痕跡都沒留下，曼森大飯店的地基都翻出了地面。石頭被火燒得粉碎了，這便是森尼城所贖下的一切。甚至地面都燒掉了一層皮。

尼克看着那燒光了的山麓，他原想在那裏找到城中零散的房舍。這時只好順着鐵路走到河上的橋那裏去，河就在那裏，河水沖激着未砌的橋。尼克低頭看到那清澈而棕色的河水中，那棕色是從河底的石子映上來的。他看見鯉魚在水中怡然自得，鱖在擺動着。當他看它們時，它們用很快的角度改變了位置，只有在速水中還保持靜止，尼克看了很久。

他注意到魚們停身不動，却讓流水從鼻孔吸進去，有許多鱒魚在深而速的水中，他從玻璃樣的凸起的水面望下去，魚身便顯得有些歪曲。那水面輕柔的和木橋樁相激盪着，水底才有鱒魚，尼克先沒有看見，後來他看見它們在水底下了。大鱒魚像是棲身在砂底的一陣陣砂和泥的細霧中，那細霧是被流水給噴上來的。

尼克從橋上看到水中，天氣很熱，一隻魚狗飛到河上，尼克很久沒看到河中的鱒魚了。牠們都很令人滿意。當魚狗的影兒從水上掠過時一條大鱒魚畫一個大角度躍上水來，只見它的影子畫出一個角度穿過水面，映着陽光影子便消失了。後來它又回到水面下，它的影子也似乎毫無抵抗的隨着水流浮下去，到橋下面才逆住水流不動。

鱒魚在活動時尼克的心也緊張起來，他想到一切往事。

他轉眼順着河流望下去，那河遠遠流去，石子的底和淺灘，和大塊的漂石，當它繞過一個峭崖腳下時又形成很深的潭。

尼克回身走到枕木上，他的包裹正放在鐵道旁灰土中，他很高興。他把包裹整理好，把皮條拉緊，把包裹甩到背後，把兩臂套進皮帶裏，而將前額低下好使背上的負重減輕些，但那仍然太重，實在是太重了。他手裏拿着皮做的釣桿套，彎身向前拄着，才禁得住背上包裹的重量。他沿着和鐵道平行的路走，把那焚毀了的城丟在身後的炎熱裏了。然後轉過一個山頭，那山頭旁邊還有一座火痕斑斑的小山，這才走上一條折入鄉野的道路，他滑着那條路走，背上讓包裹壓得生疼，那條路漸漸斜上去，上山原是很難的。他的肌肉疼痛，天氣又熱，可是尼克却覺得很高興，他覺得已把一切事情都撇開了，不用想，不用寫，甚麼都不，全都撇在腦後了。

自從他下了車而行李夫把他的包裹從車門拋下來的時候，事情就不同了，森尼是被焚毀了，鄉野全燒光了，改變了，不過沒關係！它不會完全燒光了的。他懂得那個，他沿着路走，浴着陽光，爬過那把鐵路和松原隔開的山巒。

他前面除了一片松原看不見甚麼，一直到那指點出蘇必列湖高地的藍色遠山爲止。他幾乎看不見那些山，在平原上騰騰的熱氣中顯得又模糊又遠，若太定睛去看就不見了。若半看半不看，它們却在那裏：高處的遠山。

尼克靠着燒焦了的樹樁坐下，吸一根香烟。他把背包平掛在樹樁頂上，裝備得好好的，背馱處顯得凹了進去。尼克坐着吸烟，眺望鄉野。他不必拿出地圖來就知道他是在河位的那方面。

當他吸烟時，他的腿伸向前邊。他注意到有一隻蚱蜢順着地面爬上了他的羊毛襪子。那蚱蜢是黑色的。當他應路上山來時他曾從土中驚起了許多蚱蜢，全都是黑色的。他們不是那種大蚱蜢，一飛起來就從黑色翅鞘內閃出黃黑相間或紅黑相間的翅子來的。這些都不過是普通蚱蜢，全都是煤煙子般的黑色。尼克走路時對牠們很驚奇，但並沒有真正想到牠們。現在呢，當他看那黑蚱蜢用四瓣的嘴嚼食襪子上的羊毛的時候，他就明白它們原是因爲生長在火焚過的地上所以才成爲黑色的。他推定那火一定是去年着的，可是現在蚱蜢還都是黑的。他

奇怪它們要多久才不那樣。

他小心的伸下手去把那蚱蜢由翅膀捉起來，把它翻轉過來，腿兒朝天，他觀察它那接合起來的腹部。對了，也是黑的，那背部和頭部沾了灰塵的地方呈彩虹色。

「去罷，蚱蜢，」尼克說，第一次大聲說話，「找個地方飛去罷。」

他把蚱蜢拋在空中，注視它飛到路那邊的一株焦木上。

尼克站起來，他用背部抵住放在木樁頂上的包裹，把兩臂套入肩帶中，他背着包裹站在山沿眺望鄉野，直看到遠處的河流，然後他順着路衝下山坡，脚下的路面很好走，山下二百碼火痕便止住了，於是便要走過長有腳踝高的嫩羊齒和一叢叢的甲克松。一片長而起伏不平的鄉野，腳底下多沙，而鄉下又復活了。

尼克按太陽來定方向，他知道要到那裏去過河。便繼續穿過了松原，上了小丘。看見前面還有許多小丘，有時在一個丘頂上遇見左邊或右邊有一大塊茂密的松島。他挾下一些羊齒灌木的嫩枝，放在包裹皮帶底下，磨擦碎了，他便一邊走一邊拿來嗅着。

他很疲倦又很熱，走過了起伏不平又毫無陰影的松原，他無論到甚麼時候也知道向左拐就可過河了，不過一哩之遙。但是他繼續向北盡一天所能走的往河上游的岸邊走去。

尼克走着，有時看見一個大松島立在他所經過的邱陵高地上面，他降下去又走上樹頂

來，就轉向松林去。

松林中並沒有矮樹叢，那些樹幹直向上生或互相杈枒着，樹幹是直的，棕色而沒有樹枝，樹枝都高高的長在上頭，有些向內聚攏，在林中棕色的地面上投下濃厚的影子，環繞樹林是一片空地，是棕色的。尼克走過時覺得脚下很軟，這就是落不來的松針重疊鋪成的地，已經展出高枝的寬度以外，樹長高了，枝也長高，就在太陽地裏留下這圈空地，曾經一度被樹蔭遮住過的，緊挨着外邊就長了羊齒。

尼克卸下他的包裹就在樹蔭裏躺下，他仰臥着看松樹，他的頸和背部都得到休息，背抵着地覺得很舒服。他經過樹枝仰望天空，然後閉上眼，他睜開眼又看，枝梢高處有風，他又閉上眼就睡着了。

尼克僵硬而癢癢的醒來，太陽快下去了，他舉起包裹覺得很重而皮帶又勒得生疼。他屈身背起包裹並拾起皮釣杆套從松林走出去，跨過生長嫩羊齒的低地走向河邊，他知道還有不到一哩路。

他走下一個長滿了樹椿的山坡，來到一片草地中，草地旁邊就是河水在流着。尼克到了河邊很高興，他穿過草地走向上游。他走時袴腳被露水浸濕了，熱了一天以後，露水很快很重的就來了。河水沒有聲音，流得太快而平滑了。尼克還沒有上一塊高地去搭營以前，先在

草地邊上俯視河水，看浮上來的鱒魚。它們是上來捕食太陽落後從對岸沼澤中飛來的小虫的。鱒魚跳出水來捉它們，當尼克走過河邊的一小條草地時，鱒魚跳出水面很高。現在當他向下看河水時虫兒們都歇在水面上了，因為鱒魚全都安安靜靜在河底吃食。他盡量從河面上望過去，鱒魚們正起來全都在水面底下吐圈兒，好像下雨似的。

來到多樹多沙的高地可以俯瞰草地河流與沼澤了。尼克卸下包裹和釣杆套，要找一片平地，他很餓，並要在做飯以前把營紮好，有兩棵甲克松間的地很平，他從包裹中拿出斧頭來砍掉了兩個斜出來的樹根使得那塊平地足可以睡。他用手把沙地鋪平並把那些嫩羊齒連根拔出來，他的手上沾了羊齒氣味很香，他又把拔了草的地面弄平，他不願毯子底下有挺人的東西，他把地弄平後便鋪上三張毯子，有一張疊起來緊挨着地，另兩張鋪在上面。

他用斧從一個樹樁上砍下一小片松木來削成楔子來支帳篷，他要削得長而結實才可以栽牢在地下，他把帳篷打開來鋪在地下，那靠在一棵甲克松上的包裹就看着更顯小了，尼克把那當做帳篷橫梁的繩繫在一棵松樹幹上，而把帳篷從地面拉起來，把繩的另一端繫在另一棵松樹上，那帳篷掛在繩上就像一床帆布毯掛在晾衣繩上一樣。尼克把一根削好的杆子支在帆布下，然後把兩邊楔好，帳篷便成功了。他把兩邊扯得很緊，楔子釘得很深，用斧一直釘到地裏面去，直使繩環也都埋下去，而帳篷就紮得鼓鼓的了。

尼克在帳篷門口釘上粗棉布來防蚊子，他從蚊櫥下面爬進帳去，把包裹中各樣東西都放在床頭，光綫從棕色帆布透進帳來。帆布氣味很好聞，這就有些神祕和家中一樣了，尼克爬進帳中很高興，他整天間也沒有不高興過，不過究竟不同，現在事情全做完了，早就要做的事現在做完了，那是一個很困苦的旅行，他很疲乏，事情既做完了，他已紮好了營，定了居，不再費甚麼事，那是一處紮營的好地方，他已來在一個好地方，他是在自己所做成的家裏了，現在他餓了。

尼克從粗棉布帘下爬出來，外面很黑暗，帳篷內却較亮些。

尼克去到包裹那裏，用手指從包底一紙袋的釘子中摸出一根長釘來，用斧頭釘在松樹上，把包裹掛在釘上，他的一切給養全都從地上收進袋裏了。

尼克餓了，他從來還沒這麼餓過，他打開一罐頭豬肉和豆子，還有一罐頭素筍都倒在煎鍋內。

「我既然願意帶這些食料來就有權利吃它，」尼克說，他的聲調在這黑暗的林中顯得很奇怪，他不再說話了。

他用些砍來的松枝升起火來，火上放一個鐵絲做的烤架，用靴把四隻腿踏進地裏去，又把煎鍋放在烤架上讓火焰燒着。他更餓了，豆子和素筍熱了，尼克把它們攪拌炒和起來，它

們開始冒泡，冒出很小的泡，很困難的才升到液面，氣味很香，尼克拿出一瓶番茄醬油又切了四片麵包，小泡冒得快些了，尼克坐在火旁把鍋舉起來，他把半鍋倒在錫盤裏，便慢慢的在盤裏鋪開來，尼克知道太燙了，他倒上一些番茄醬油，他知道豆子和索麵還太燙，他看火然後又看帳篷，他可不能燙了舌頭而把那些食物都糟踐了。多少年他也沒嘗到煎的香蕉，因為他總不能等它們涼了再吃。他的舌頭感覺很敏銳，他很餓，他看見河那邊沼澤裏漆黑黑中有發起來，他又看了看帳篷。好了，他從盤裏盛了滿滿一勺子。

「基督，」尼克說，「耶穌基督，」他高興的說。

他吃了一整盤才想起麵包來，尼克把第二盤就着麵包吃完了。把盤子掃得精光，他自從在聖依格奈斯車站飯店裏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塊火腿麵包以後還沒有吃飯呢。那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他從前也那樣餓過，但並未滿足，他原可把露營時間提前的，河上有的是好地方可以露營，但這裏就不錯。

尼克在烤架下添進兩大塊松木去，火就旺起來了。他忘了燒水沖咖啡，他從包裹中拿出一個摺疊的帆布兜走下山去，跨過草地來到河邊，對岸籠罩在白霧中，他跪在岸上把帆布兜浸入水中時覺得草濕而冷，那布兜脹得在水中拉不起來，水又冰冷，尼克灌滿了一兜水跑回營去，從河邊往上走就不那麼冷。

尼克釘上另一根大釘子，把滿了水的甕子掛上，把咖啡壺灌得半滿，又在火中添了兩塊木頭，把壺放上，他記不起來怎樣做咖啡了，他記得曾和霍布金斯爭辯過，不過不記得他是站在那一邊了。他決定要煮沸，他記得那是霍布金斯的法子，他在等待咖啡煮沸的時候打開了一小罐頭的杏兒，他喜歡打罐頭，他把杏罐頭倒空在錫杯裏，他一面看火上的咖啡，一面喝杏的糖汁，先還注意怕汁流掉，後來爽性連杏吞吃了，那比鮮杏還好吃。

他看着咖啡煮開了，壺蓋衝了起來，咖啡和渣滓流到壺邊，尼克把它拿下烤架來，那是霍布金斯得勝了，他把糖放入放過杏的空杯裏，倒出一些咖啡來涼着，太燙了，他使用帽子包住咖啡壺的柄，可是又不讓咖啡把帽子給染污了，那全是按着霍布金斯的法子，霍布真稱得起是一個煮咖啡的能手，他是尼克從來所見最正當的人，正當却並不呆板，那已很久了，霍布金斯說話時嘴唇却不動，他玩波羅球在台克撒斯賺了幾百萬塊錢，當他初接電報說他心上人來了時，他還是借了車錢上芝加哥去的呢。他本可以打電報要錢可是那太晚了。人們都把霍布的女友叫做「美貌愛神」，霍布並不介意，因為她不是他真正的女友，霍布堅決的說誰也不敢和他的真正女友開玩笑，他對了，霍布金斯接着電報就去了，那是在黑河上，電報八天才到，霍布金斯把他的·二二口徑的科爾特自動手槍給了尼克，把照像機給了比爾作為永久紀念，第二年夏天他們又都去釣魚，霍布可闊了，他弄來一隻快艇，他們沿着蘇必列湖

北岸航行，他很興奮但還是很嚴肅，他們告別時都很難過，那次旅行就中止了，他們就再也沒看見霍布金斯了，那是很久以前在黑河上的事。

尼克喝咖啡，照霍布金斯方法做的咖啡，味是苦的。尼克笑了，一篇好故事就此結束，他心中開始想，他知道還是不想好，因為他已够疲倦的了，他把壺中咖啡倒掉，把渣滓傾入火中，他點燃一根香煙，進到帳篷裏去，他脫了鞋袴坐在毯子上，把鞋捲在袴子裏面做成一個枕頭放在兩張毯子間。

他從帳前隙中望着火苗被夜風吹着，那是一個寂靜的夜，沼澤十分的寂靜，尼克鑽在毯子下伸直身軀，很覺舒服。一隻蚊子飛近耳邊嗡嗡着，尼克坐起來划着了一根火柴，那蚊子正歇在他頂上的帆布上，尼克把火柴很快的移近它，那蚊子在火焰中發出滿意的嗡嗡聲，火柴也就滅了，尼克又鑽進毯中睡下，翻身閉上眼，他睡了，覺得睡神來臨了，他捲屈在毯子下面睡着了。

第十五章

他們早上六點鐘在縣監獄的走廊裏絞死了山姆加丁尼拉，那走廊高而窄，一邊是一排排的囚室全都住滿了，囚犯們被帶進來絞決，五個判處絞刑的人是住在五間盡頭的囚室裏，被絞的人中有三個是黑人，他們全都害怕，白人之一坐在吊床上手捧着臉，另一個躺在床上用毯包着頭。

他們由牆上一個門中出來，來到絞架。一共六七個人還包含兩個僧侶，一齊扶着山姆加丁尼拉，他從早上四點鐘就那樣了。

當他們把他兩腿綁起來時兩個衛兵把他扶起來，而那兩個僧侶在他耳邊小聲說話；一個僧侶說「做一個人，我的兒，」當他們過來把帽子給他戴上時，山姆加丁尼拉就失去了括約肌的控制，那兩個扶着他的衛兵就放了手，全都很不耐煩，一個衛兵便問：「拿一把椅子來好麼？」一個戴高帽的人說：「最好拿一把來。」

那絞台上的降落器很重，用橡木和鋼做成懸擺在球體下面，當他們全都走到絞台後面時，山姆加丁尼拉坐在那裏，繩子把脖子纏得緊緊的，兩個僧侶中較年輕的跪在椅旁

舉起一個小十字架，就在那降落器落下以前，那僧侶趕緊閃到後台後面。

大兩心河(二)

早晨太陽升起來，帳篷開始晒暖了，尼克從帳口蚊罩下面爬出去，觀賞早晨的景色。他爬出來的時候手下的草還是濕的，他手中拿着鞋和襪子，太陽剛升上山來，草原河流，沼澤都在那裏，河對岸沼澤的綠野中還有赤楊。

早晨河水清而平滑的很快的流着，下去的二百碼有三塊木板正橫在溪上，它們使得上面的水流平緩而深。尼克看時有一隻水貂從木板上跑過河到沼澤里去了，尼克很興奮他被清晨與河水給引得興奮了。他實在忙得連早飯都沒有吃，可是他覺得必須要去吃了，他升了一個小火，放上了咖啡壺。當水正在燒時，他拿了一個空瓶下了高地去到草地，那草地還帶露濕着，尼克想要在太陽晒乾草地以前捉些蚱蜢來做釣餌，他發現許多的好蚱蜢，他們全都躲在草根裏，有時爬到草莖上，他們帶着露很冷很濕，非等到太陽把牠們晒暖是不能跳的。尼克檢那中等大小而棕色的捉來放在瓶裏，他翻過一塊木板正有幾百頭蚱蜢在下面呢，那真是蚱蜢的公寓，尼克捉了約五十頭放在瓶內，當他正捉時，別的蚱蜢都在太陽下晒暖了，跳開了，一面跳一面飛，最初他們飛了一陣便落在地上僵立不動，好像死了一樣。

尼克知道等他吃完早飯牠們就活躍起來，若不趁着草上的露水他要費一整天才捉得來一滿瓶子蚱蜢，並且用帽子去撲還要傷了許多。他在溪中洗手，他很興奮他已到了河邊了，然後他走回帳篷去，蚱蜢已經在硬朗的草裏跳起來了，在瓶子裏被陽光晒暖也一堆堆的跳，尼克放上一小塊松木做塞子，把瓶口堵滿，蚱蜢便不至於跳出來，却留下充分的通氣孔。

他把那木板滾轉回去，而他已知道每天早上可以在那裏捉蚱蜢了。

他把裝滿了蚱蜢的瓶子靠在一棵松樹上，他把一些蕎麥粉，用水調和起來，攪得很勻，一杯麥粉，一杯水。他把一捧咖啡放在壺裏，又從一個罐頭中又滴入一團脂肪。然後都倒入一個燒熱的鍋裏，泡沫飛濺。他又把蕎麥粉徐徐傾入冒煙的鍋裏那粉便像火山噴發似的散在鍋內，油爆得清響。蕎麥餅開始由邊上凝固，變棕色，然後脆了，表皮上慢慢的冒泡現出許多小孔。尼克用一根新鮮松枝按了按那棕色的裹皮，他把鍋子兩邊搖動，餅面就鬆軟了，他想我不要翻它罷。他把那根乾淨的木棍在餅上搗就把餅翻轉來了，還在鍋裏濺油呢。

餅做好了，尼克又在鍋裏放上脂肪，他把麥粉全用了又做了一張大薄餅和一張小點的。

尼克吃了一張大薄餅和一張小的，塗了蘋果醬吃，又把果醬抹在第三張餅上，雙疊過來，包在油紙裏放在襯衫袋中，他把果醬瓶子放回包裹中又切麵包做兩個夾餡麵包。

他把包裹中找到一大塊葱，他把它切成兩半剝去絲樣的外皮，然後他把一半切成片來做

葱餅的麵包，他用油紙把它們包好而放入他的茶褐色襯衫的另一口袋中，他把鍋子翻扣在焙架上，喝了咖啡，那咖啡裏面放了煉乳嚐着很甜，顏色棕黃，然後他打掃營帳，那真是一個漂亮的小營帳。

尼克從皮釣杆匣內拿出他的假蠅鈎釣杆接好了，把釣杆匣子扔回帳篷中，他把輪軸安上把線從導管拉出來，拉線的時候他必須兩手倒換着拉扯，否則線就要滑回去了，那原是一條很粗的雙股假蠅鈎綫。尼克很久以前化了八塊錢買的，要想在空中舉起來把一頭沒有重量的蠅子平平甩出去是很不容易的，尼克就打開鋁製的導線匣子，那導線是盤在法蘭絨的蠅子間的，尼克在開向聖依奈恩的車子就在水冷器上把蠅子打濕了的，腸製的導線在濕蠅子上已變柔軟了，尼克拉開一條，繫在一根粗釣絲頭上的圈上，又在腸線一端繫一個鈎子，那是一個很小的鈎子，很細而有彈力。

尼克把釣杆橫放在腿上坐着才從鈎筲中把鈎拿出來，他把線拉緊試驗結頭是否牢固和釣杆彈力如何，感到很舒服，他小心不讓鈎子鈎破了手指。

他拿着杆子沿河走下去，蚱蜢的瓶子用一條皮帶懸在頸上，那皮帶用半活結繫在瓶頸上，撈魚上岸的網掛在皮帶的一個鈎子上，肩上背着一個長麵口袋，各角都繫成耳朵樣子，繩子跨在肩上，那口袋碰着他的腿。

尼克帶着全副配備感到笨重却又職業性的快樂，那蚱蜢瓶子碰擊着他的胸膛，他襯衫的胸袋裏裝着午餐和假蠅鈎線也碰擊着他。

他邁入河中，陡的打了一個冷戰，他的褲子緊纏在腿上，鞋踏着了砂石，水使他從下而上打個冷戰。

流水湧過浸濕了他的兩腿，他邁步的地方水沒了膝，他涉流而進，砂石在鞋底兀自滑滑的，他低頭看腿下的水渦，便把瓶領倒捉一頭蚱蜢。

第一頭蚱蜢在瓶口一跳，就跳到水裏去了，牠浸在尼克右腿下的水渦中又浮上水面來順流下去，不遠就很快快的漂去，還掙扎着把平滑的水面弄破激起一個很快的小圈就不見了，一條魚把它吃了。

另一頭蚱蜢從瓶中探出頭來，它的觸鬚搖曳着，牠剛把前腿伸出瓶來要跳，尼克捏住它的頭，把細鈎鈎穿進它的腮，一直通過它的喉管到腹部末節，那蚱蜢用前脚抱住鈎子吐出煙液般的汁，尼克把它投入水中。

尼克右手持杆由那蚱蜢在水中把線拉出去，他用左手把線從軸上放出任它自由引長，他能够看見那蚱蜢在流水的小波浪中，不見了。

線往下一墜，尼克拉那繃緊了的線，這是第一下兒，他把那活動的鈎杆橫拿着，用左手

收進釣線來，那釣杆彎曲顫動着，鱈魚逆着流噴水，尼克曉得那是一條小的，他把杆直舉到空中，那杆因魚的拉力而彎屈了。

尼克左手持線把那筋疲力盡的鱈魚拉上水面來，魚背是很清楚的砂上之水的色斑，魚的身側在太陽下發光，尼克把杆夾在右臂下面，屈身把右手探入水中，他用濕手捉住那不安定的魚，把鉤從它口中摘下來，就又把牠投回水中。

那魚在水中飄游不定，最後才歇在河底一塊石邊，尼克伸下手去摸它，水直浸到肘部，那魚在流水中靜歇在石旁砂上，當尼克的手指摸着它，在水底下滑溜溜的，冷冷的，牠就跑了，只看見一道影兒穿過河底跑了。

尼克想：牠對了，牠只是累了罷。

他在沒摸着魚之前就把手弄濕了，這樣他便不至於碰傷魚身外面的黏液，如果用乾手去摸魚時，魚身上會起白莓的。幾年前他和許多人在河中捕魚，前前後後都是釣魚的人。尼克常常碰到死釣魚，身上長了白莓漂到石上，或鼓脹着浮出潭水上。尼克不喜歡和別人在一塊捕魚，除非是一夥人，他們總要壞事的。

他兩膝以下都沒入水中順流旋轉下去，過了木梁上面的五十碼淺水，他不再把鉤上放了釣餌，却把它拿在手中涉水前進，他相信一定能在淺水中捉住小魚。可是他並不需要它

們，這時候淺水中還沒有大魚呢！

尼克背抵住流水從瓶中拿出一頭蚌蟻來，穿在鉤上對它唾了一口說好運氣，然後從軸上拉出幾碼線，把那蚌蟻投到前面急流的黑水中，它向木梁漂去，線的重量把釣餌帶下水面，尼克右手拿桿從手指間把線放出去。

線拖得很長，尼克敲了敲釣桿就顫動得很危險，要彎折過來，線繃得很直，很笨重，危險緊張的拉出水面，尼克這時覺出若再拉緊些線就要斷了。

那輪軸當線猛的扯出時咬嚙作響，太快了，尼克竟不能止住它，線扯出去了，輪軸的鍵子也就開了。

尼克看見線是那樣的，他的心也不那麼興奮了，背抵着流水，水冷涼的直到他的大腿。

尼克用左手緊按住輪軸，若把大姆指塞進飛轉的輪中就太笨了。

當他加了壓力的時候，那釣線猛然拉直了，木梁上從水面高高的釣起一條大鱈魚來，當魚跳時，尼克把釣杆放低，因為恐怕扯得太緊了釣絲要斷的，果然釣絲已失了彈力，既乾又硬自然就斷了然後鬆下來。

尼克把線收回來，口已乾了，心也放下了，他從來沒看見過這麼大的鱈魚，它跳時又重又有力量，身軀也大，看去像鱈魚那麼寬。

尼克的手在抖，他慢慢的收回線來，震動得太厲害了，他模模糊糊的覺得有些不舒服，好像是要坐下來才好些。

導線從繫鈎子的那邊斷了，尼克用手拿着，他想那鮭魚一定在水底甚麼地方，光線照不到的木梁底下，嘴裏帶着鈎子靜躺在沙上呢，尼克知道鮭魚的牙一定被鈎子鉗掉了，鈎子一定鈎進它的頸部，他猜那鮭魚一定很惱怒，多少也是惱怒吧，那是一條鮭魚，它被結結實實鈎住了結實得像塊石頭，他在走開前也覺得自己像一塊石頭似的了。憑上帝說那是一條大魚，憑上帝說，我從來沒聽說過的最大的魚啊！

尼克爬上草地站着，水從他的袴子流下來，從鞋子流出來，他的鞋子一路淌着水，他過去坐在木板上，他並不想怎麼發洩感情。

他的腳趾在鞋內水中蠕動着，他從胸前袋中拿出一顆紙烟，點燃紙烟把火柴投到木頭下面的水中。一條小鱒魚上來到大柴那裏，在急流中急轉而去，尼克笑了，他要吸完這顆紙烟。

他坐在木頭上吸烟晒太陽，太陽烘乾了他的背，前面的淺流進入樹林，彎轉進入樹林裏去，淺灘，光，閃爍，大塊的被水洗光滑了的岩石，沿岸的杉木和白樺，日光晒暖了的木頭，坐着真光滑也沒有皮毛，漸漸的他的失意之感就沒有了，那因肩痛忽然而來的失意之感

慢慢的就沒有了，現在全好了，釣杆還放在木頭上，尼克在導線上繫了一個新鈎，把腸線拉緊，結成一個堅牢的結。

他放上鈎餌然後拾起釣桿來走到木板一頭跳下水去，那裏水不太深。木板正下面是一個深潭，尼克繞着沼澤附近的淺邊走出淺的河床。

左邊草原盡處樹林邊緣有一顆大榆樹，根都起來了，它在一次大風雨中刮倒了，倒在樹林裏，根上凝結上泥土長出草來，竟在河邊形成堅固的堤岸，河水切斷那棵拔根榆樹的邊緣，尼克從所站的地方能够看見很深的水道，像槽似的被水流在淺的河床中沖出來的，他站的地方盡是石頭子前面也滿了石子和漂石，樹根附近轉彎處河床是泥灰岩的，在深水溝間有綠的水草在流水中擺動。

尼克把釣桿從肩上向後一甩，又甩回前，那釣絲曲曲彎彎的，把蚌鱉放到水草間的一道深水溝裏，一條魚碰來，尼克鈎住了它。

尼克把釣桿遠遠的引向那拔根的樹，涉着水向後退，顫抖着釣桿把魚從水草的危險中拉出到敞河裏，尼克拿着那顫動的釣杆把魚捉進來，那魚拚命衝突但釣杆的彈力終於抵抗住了，有一陣兒跳到水裏但總還是把它帶過來，尼克往下游便緩和了它的衝突，他把釣杆舉在頭上把魚放進網裏。

鱒魚在網中很沈，斑駁的背。銀色的兩邊在網眼中露出來，尼克把鉤摘下來，寬邊，好捉，大的下頰，他把魚放到肩上背的長袋裏去，那袋浸在水中，魚一溜就下去了。

尼克把袋口對着流水張開就灌滿了水，他把袋拿起來袋底還在水中，水從兩邊流出，袋裏底下就是那條大鱒魚活在水中呢！

尼克順流走下去，袋從肩上拖下來放在他前面很重的沈在水裏。

天熱了，太陽晒在他脖子後面很熱。

尼克有了一條好鱒魚了，他並不想捉到許多鱒魚，現在河淺而寬，兩岸有許多樹木，左岸的樹在上午陽光之下在河流上投下了短短的影子，尼克曉得每個陰影裏都有鱒魚，下午太陽將下山時，鱒魚就在河流那一邊的蔭涼裏了。

最大的鱒魚靠近岸邊，在黑河時常能够在岸邊捉到它們，太陽下去了它們才游入水中，正當太陽還沒下去之前把水面照得平滑透澈時，在河中那裏都可以捉到鱒魚，這時候太陽把水面照得和鏡子似的光輝奪目，那幾乎是沒法子捉的，自然，也可以到上流去捉，不過在一條像黑河或這個一樣的河中必須逆流而上，遇到深處水可沒頂。在這麼大的水中逆流捉魚，可不是鬧着玩的。

尼克從淺處往前移動注意在岸上找深的坑，一棵山毛櫸樹緊挨河邊長着，樹枝下垂到水

中、河流在樹葉下洞旋像那樣一個地方常是有鱈魚的。

尼克不留意找深坑了，他相信定可在那些樹枝間釣着魚。

那地方看似很深，他投下蚌蜆，垂枝間回流的水就把它浸沒了，線拉得緊尼克挑將起來，魚拚命擺脫一半出了水在葉和枝間，線被帶住了，尼克用力拉。鱈魚竟跑掉了，他收回線來把鈎拿在手中，順水走下去。

前面靠近左岸有一塊大木頭，尼克看出那是一個中空的，正迎着河，流水就慢慢灌到洞裏去，只木頭兩旁起了小小的漣紋。水更深了，洞上的木頭頂端是灰而乾的，一部分在蔭影裏。

尼克把蚌蜆瓶子的蓋打開，一個蚌蜆跳出來，他捉住牠。鈎上，拋出去，他把釣杆遠遠伸出使得蚌蜆隨流水進入中空的木頭裏。尼克把釣杆放低，蚌蜆就進去了，就在很重的一下衝撞。尼克把釣杆往回拉，覺得除了活的感覺外好像是鈎住了木頭本身似的。

他用力要把魚拉到流水中來，果然來了，重重的。

線鬆了，尼克以為魚跑了，後來他看見它很近，在流水中搖着頭，要想擺脫鈎，嘴緊閉着。在急流中正和鈎鉤掙扎呢。

尼克用左手收回了線，抖動釣杆把線拉緊，並想把魚引到網裏，可是它掙開了，看不見

了，線在顫動。尼克逆流和它爭鬥，讓牠背着釣杆的彈力在水中奔突，他把杆換到左手中把魚趕到上游，投入網中，他把它舉起來去淨了水，在網中成了一個很重的半圓，網滴着水，把鈎去掉放入袋中。

他打開袋口望下去有兩條大鱒魚活在水中了。

尼克經過深水涉到那中空木，他把袋舉起拿開，魚出了水就跳起來，他便又把袋掛上使魚深入水中，於是他撐起身子坐到木頭上，水從他的袴子靴子流到河裏，他放下釣杆，擲到有蔭涼的一頭，從袋中取出夾餛飩包來，把麵包沾入於冷水中，流水把屑末帶走了，他吃夾餛飩包，並且帽子昏滿了水喝，他還沒有喝水便從帽中流出去了。

在蔭涼中坐在木頭上很涼爽。他拿出一顆香煙要划根火柴點燃它，火柴跌入水中激起小縐紋，尼克靠在木頭邊上，找到一塊結實地方，點燃火柴，他坐着吸煙看河。

前面河身細了，流入一個沼澤中，河水變得平滑而深，沼澤上長有杉樹顯得很結實，樹幹相挨併，枝子很堅實，要想走過這樣一個沼澤是不行的，枝子長的是那麼低，必須平挨着地爬還不可碰着樹枝，尼克想這便是沼澤中的動物所以要生得那樣的道理了。

他希望帶有書讀才好，他想念書，不想上沼澤裏去，他低頭看河，一棵大杉樹斜在河上把路都擋住了，過了那樹河便流入澤中。

尼克現在不想到那裏而去，他對於深到腋窩的水走，捉了大鱈魚也沒地方放這些事都起了反感。沼澤中岸是光光的。大杉樹交叉在頭上，太陽光很少射得下來，在深遠的水中，半明半暗裏捉魚簡直是悲劇，在澤中捉魚是悲劇的冒險，尼克不要這個，他今天不想再往下走了。

他拿出刀子來打開刺入木頭中，於是他拉上口袋伸手進去提出一條鱈魚，捉住近尾處，活活的在手中很不好拿就在木上摔打它，魚強硬的掙扎，尼克把它放在木頭上蔭涼中，把另一條魚的頭也用同樣方法敲破，把它們並排放在木頭上，牠們都是好鱈魚啊！

尼克洗淨了牠們，從肛門到嘴尖剖開，所有的內臟，鰓，和舌頭全都一塊掏出來，全部是雄性的，灰白色長條的魚精，光滑，潔淨，所有內臟都潔淨而緊湊，一塊兒掏出來，尼克把廢肉都拋在岸上等水貂來尋着吃。

他在河水中洗魚，放在水中就像活魚似的，顏色還未褪，他洗了手，把他們在木頭上曬乾。然後放入袋中捲起來捆成一束放入網中，他的刀子還插在木頭上呢！他在木上把它磨乾淨了放在袋裏。

尼克拿着釣杆站在木頭上，網沉重的壓着，然後邁入水中澱着水走上岸去，他爬上岸進入樹林走向高地，他正要走回營去，回頭一看，河流還在樹間現出來，到澤中去捉魚的時候

還長着呢！

使節

國王正在花園裏工作，他似乎很喜歡見我，我們步行穿過花園，「這是王后」他說。她正在剪一叢玫瑰。「噫！你好嗎？」她說。我們坐在一棵大樹下的桌旁，國王叫拿威士忌和蘇打來。「我們總有好威士忌，」他說。「但是非常難辦，我想他雖然殺了那些人却做得很對，如果克倫斯基肯殺幾個人事情也許就不同了，自然這種事體中最重要的是莫陷於自殺。」我們談了很久，很高興，他和所有的希臘人一樣想到美國去。



書叢學交界世光晨

行發有續書新·種八十出已

- (基本價)
- 1 現代美國文藝思潮 卡靜作·馮亦代譯(文學批評) 9.10
A. Kazin: On Native Ground(上下二册)
 - 2 海上歷險記 愛倫坡作·焦菊隱譯……(長篇小說) 3.40
Edgar A. Poe: The Narrative of A. Gordon Pym
 - 3 密西失比河上 馬克吐溫作·畢樹棠譯 (長篇小說) 6.00
Mark Twain: Life on The Mississippi(上下二册)
 - 4 珍妮小傳 陸萊登作·朱藻光譯……(長篇小說) 6.20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 5 康波勒托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長篇小說) 2.60
Ernest Hemingway: Caporato
 - 6 漂亮女人 陶樂賽·派克等作·羅穆南譯(短篇小說) 3.00
Anthology of American Short Stories
 - 7 愛倫坡故事集 愛倫坡作·焦菊隱譯……(短篇小說) 2.80
Edgar A. Poe: Selected Tales of Poe
 - 8 溫士堡·俄亥俄 安德森作·吳岩譯……(短篇小說) 3.70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 9 在我們的時代裏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短篇小說) 2.00
Ernest Hemingway: In Our Time
 - 10 沒有女人的男人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短篇小說) 2.20
Ernest Hemingway: Men Without Women
 - 11 華爾 騰梭羅作·徐遲譯……(散文) 4.80
David H. Thoreau: Walden
 - 12 現代美國詩歌各家名作·袁水拍譯……(詩) 3.40
Anthology of American Poetry
 - 13 草葉集 惠特曼作·高寒譯……(詩) 5.20
W. Whitman: The Leaves of Grass
 - 14 朗費羅詩選 朗費羅作·簡企之譯……(詩) 2.90
H. W. Longfellow: Selected Poems
 - 15 悲悼 奧尼爾作·葉蕪譯……(戲劇) 3.50
Eugene O'Neill: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 16 傳記 勃爾曼作·石華父譯……(戲劇) 2.90
S. N. Behrman: Biography
 - 17 林肯在依利諾州 夏爾烏特作·袁俊譯……(戲劇) 2.90
R. Sherwood: Abraham Lincoln in Illinois
 - 18 人生一世 薩洛揚作·洪深譯……(戲劇) 2.40
W. Saroyan: The Time of Your Life

售出價實數倍市門司公本按價基列上

版初月三年九四九一

權作著有本譯翻

元二價本基

4
2

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上海四川路一二五號